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19
3 Octo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0月1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穆舒塔斯先生 (副主席) (塞浦路斯)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马斯里先生 (约旦)

姆拉德诺夫先生 (保加利亚)

海登先生 (澳大利亚)

吴耶贡先生 (缅甸)

伯德先生 (安提瓜和巴布达)

西提阿先生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韦拉亚提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10分开会。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马斯里先生(约旦)：阁下，我很高兴地向您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祝贺您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主席。我们相信您的能力和外交才干将使你能以非常合适的方式指导大会的工作，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所有的人争取实现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所要取得的积极成果。看到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担任这个崇高的国际职务更使我们感到高兴，孟加拉国与我们约旦有着最紧密的兄弟关系，友谊和合作。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德皮涅斯先生阁下表达我的感谢和钦佩之情，德皮涅斯先生以高超的技巧指导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工作，由于他经验丰富，富有创造性的民主精神，并且坚定果断，因此在处理棘手的国际问题时他能力很强，所有这些都导致上届会议的取得杰出的成功。对一个老练的、熟知多边外交并且在联合国的事务和活动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来说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在发言之前我还要代表约旦政府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表达我们深深的赞赏和感激之意，他为了提高联合国的作用，帮助解决威胁人民安全并消耗各国的能源的各种冲突和危机方面作出了诚恳和不疲倦的努力。我们将适当的注意秘书长在各个方面所做的提议和讲话——这些提议和讲话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注意。

与秘书长一样我们关心联合国的有效性和对其理想和原则的支持，和他一样我们也诚恳地希望提高联合国的作用，从而使联合国不仅仍然是一个进行讨论和发表意见及立场的场所，而且也是就人类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达成协商一致，或者，可能的话，达成协议的途径。去年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是一个评价这个重要组织进步的机会。在庆祝过程中，人们强调以合作和妥协的精神采取行动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

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人们都关心不能让国际危机失去控制，逃避集体管制。我们认为联合国的危机及其决议扩散化的问题，主要应该归咎于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和长期持续不断的区域冲突。

我们不能把起点搞错。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联合国决议的扩散，或是这个重要组织的机构的扩展。控制这些机构的过分扩展也许确实很重要并且迫切，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局势。因此我们行动的一个真正起点不应该使审查国际冲突对联合国的影响，而应该是以有效的方式利用这个机构来解决这些冲突本身。解决这些冲突就能使联合国免受批评。

我们必须处理阿以冲突，处理南部非洲，柬埔寨，黎巴嫩和中美洲的局势，因为它们威胁着国际和平和安全，在我们把这些问题作为联合国议程上的项目加以处理之前，这些问题正消耗着这些地区各国人民的资源。1967年有一项决议，即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处理了中东的局势，但是以色列至今拒绝执行这项决议。自那时以来联合国一直未能迫使以色列遵守那项决议。事实上以色列变本加厉巩固其占领，从而迫使联合国继续重申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联合国的危机是世界危机的一部分，它反映而不是导致了国际和平和安全局势的日益恶化。因此处理联合国危机本身的起点应该是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而不是剥夺这些决议的力量和活力。

尽管联合国被迫面临财政危机，但是它有组织关于非洲紧急经济局势的特别会议，再一次证明联合国作为各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机构是合适的，也是有效率的。那届会议证明有必要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多边合作。它还表明在有意愿的情况下，多边行动是重要的，也是有效的。

因此我们从中看到一线希望，在积极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局势方面可以取得进展。联合国可以为解决中东、南部非洲、塞浦路斯、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爆炸性区域冲突作出贡献。秘书长在这方面正在作出紧张而诚恳的努力，我

们支持这种努力，并呼吁其他国家支持这种努力，对这种努力作出积极的响应。还可以促使联合国机构处理裁军问题和管制核武器扩散问题。

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强调了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以合作、信任、现实主义和坦率精神来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虽然我们仍然认为联合国有存在的绝对必要性，但不幸的是，我们感到有一场反对本组织的运动。虽然我不想详细地谈论这一场运动，但我感到这一场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正和带有偏见的。联合国是强大和有效，还是微不足道或不那么重要，这要由我们会员国来决定。我认为，联合国软弱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某些国家在执行《宪章》的原则时，特别是执行那些要求自决、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采取有选择性和双重标准的做法。

在联合国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方面，我认为，我们可以为找到适当和现实的解决办法而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受指导于目前提出的观点和在此方面我们进行审议和磋商的结果。我们并没有低估联合国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但我认为，我们解决这场财政危机的目的是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有效性，而不是对联合国产生怀疑，或要削弱它。因为如果联合国消失了的话，国际局势就会出现强权即法律的局面。

鉴于我们对联合国重要性和有效性的承诺，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本组织享有履行其在阿以冲突中所起作用的足够方式。迄今为止，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一个非积极参加的观察员地位。真理和力量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后果冻结了联合国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多数人不能接受将《宪章》反对侵略与占领的原则搁置一边，少数人又不能允许执行《宪章》有关反对侵略者条款的执行。因此，国际组织的作用就被限制在一再重申原则，而又不能在这一场冲突中采取任何现实行动。也有人在这不战不和的状况中受益。在这种局势下，得利者是那些拒绝放弃一切而又想要得到一切的人。在占领下受苦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是唯一的输者。

在这种占领不断加固，而阿拉伯人民历史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又仅仅限于理论的重申之上的局势下，我们约旦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改变这种局势，以通过现实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来使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的权利变成现实，使联合国谴责侵略、禁止外来占领和要求实现自决的原则与决议成为直接的政治行动。

我们认为，仅仅是重申原则、表明立场和宣布希望达到的目的，而不为实现上述目标作出任何努力同占领本身是同样危险的。那里区域局势的特点是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发生了人口和地理性质的变化，一种国际的松弛状况和一种对不断吞并被占阿拉伯领土无法采取任何认真行动的感觉。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国际激化现象的出现和超级大国为控制该地区的命运和资源而进行的争夺。在占领下挣扎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状况已经恶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我们感到严重不安。

鉴于所有上述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前途的重要考虑和维护他们民族特征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在巴勒斯坦的权利，约旦一直在为通过举行有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解决包括该冲突症结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阿以冲突而努力。这一次国际会议应该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

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是在国际法律和《宪章》原则基础上进行谈判的适当构架。我们认为，这次会议是不能用来作为辩论和争论场所的论坛。而这次会议应该是责任重大的谈判和采取有效行动的严肃国际场所，以实现预期解决问题的目的，有关各方要向全世界对它们的行动负责，并接受国际社会的裁决。我们认为，这一解决办法的后果应该确保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国土所应享有的历史性和合法权利，并保证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和人民在国际上承认的边境以内安全和平生活的权利。

我们的立场是基于坚实基础之上的，首先是我们对和平最终一定会实现的信念

和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承诺，我们同巴勒斯坦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和一致的目标及命运。

鉴于这种特殊而独特的关系，我们首先认识到了在占领下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民想要实现公正而体面和平的诚意和真正愿望。因此，我们反对想要将他们限制在暴力、否认和极端主义做法的循环之内的企图，通过这种做法，他们的敌人，即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也许能够把他们排除在外，或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甚至可以在同暴力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的借口下来践踏他们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我们巴勒斯坦的兄弟们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执行阿拉伯和平计划的现实手段来执行得到绝大多数支持的阿拉伯和平计划。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同巴解组织于1985年2月11日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的基础和原则仍然是我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发点。该协议从根本上保证了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参加制造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活动。如果某些人阻碍我们进行这种努力，这不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推卸其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对实现和平所负有的历史责任的借口。我们不能允许以色列以此作借口，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继续推行其霸占领土，以及在可能情况下以美国毫无限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后盾来将以色列的和平概念强加给该地区人民。

联合国1947年通过了关于分治巴勒斯坦的决议，从而对巴勒斯坦问题负有特殊的责任。当联合国发现无法执行自己关于巴勒斯坦难民的遣返或补偿权的决议时，这一问题就更为恶化了。1967年，当以色列占领所有巴勒斯坦领土时，联合国再次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无法执行建立在不允许通过武力获得领土之上的全面和平解决方法，从而通过撤军来实现和平。我们不能无视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这一问题以及随后产生的阿以冲突的责任。1947年，这五个国家都同意分治巴勒斯坦——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角逐和争斗。1967年，这些国家再次一致赞同一个基本概念——即和平区的概念，在此概念之上，建立以不允许通过战争或领土原则为基础的公正与全面和平。这一原则是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安全理事会在第338(1973)号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一原则，要求有关各方在适当方式的主持下通过谈判执行242(1967)号决议。

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得到所有人支持的国际最高权威，联合国大会提供了适当的构架。这反映在呼吁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要求中。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支持这一呼吁，以免为时过晚，从而使有关各方能够就和平举行谈判。所有反对召开这一国际会议的人必须知道，他们的反对不仅延长了阿以冲突，同时也延长了中东各国人民的痛苦，使整个中东地区处于不稳定之中。那些反对召开国际会议的人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应证实了下列事实，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拟议中的国际会议依然是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的理想途径。

约旦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谴责恐怖主义，不论其根源和性质如何，我们认为，在无辜的人民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或在旅行时对他们进行袭击是不符合国际原则和文明的人类行为，不能加以怙恿。然而，我们在此类可耻的行径和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积极解放运动进行的合法的民族斗争之间加以严格的区分；后者是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决议所赞同的。

在另一方面，试图强调最近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行径，同时又不努力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实现和平，这只能增加在中东地区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试图将阿以冲突——以及随之带来的对阿拉伯领土的侵略与占领——说成仅仅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种作法从逻辑上只能产生一种结果：为更多的暴力和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径制造新的借口。在一些国家存在的此类倾向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没有和平和目前僵局持续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有些人希望以此作为借口，排除政治解决，即不参加实现和平的尝试。这只能使极端主义分子和反对派有理由利用这一局势，为他们自己的计划鼓舞恐怖主义。

在阿拉伯湾地区，两伊战争已持续了7年，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依然对伊朗的顽固和僵硬态度毫无办法，显得漠不关心。尽管一致认为有必要结束这一战争，

认识到继续进行这一战争是没用的，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认识到这一战争有可能扩大，但伊朗继续拒绝接受所有关于停止这一灾难性战争的呼吁。最近，伊朗在拒绝各种和平呼吁的同时，将战争危险地升级了。与此相反，伊拉克对所有旨在停止这一战争的和平呼吁作出了积极反应。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先生于1986年8月提出了结束对伊朗战争的建设性建议。

伊拉克是从实力地位伸出和平之手的。在欢迎伊拉克朝着和平迈出的这一步时，我们呼吁伊朗采取类似的积极行动，以使用双方可接受的方式实现解决，这将使两个国家及其人民避免进一步的死亡、破坏和资源的浪费。

这场战争的继续不仅仅威胁到伊拉克和伊朗两国人民的利益及安全，同时也威胁到各地区和国际安全。不仅如此，这一战争是对联合国的挑战，削弱了联合国。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谴责一切旨在——特别是通过支持拒绝停止战争的持顽固态度的一方的作法——火上浇油，延长这场战争的企图。

在我们的兄弟国家黎巴嫩，黎巴嫩人民的痛苦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及其多次的侵略行径——特别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非法存在——这一存在威胁到黎巴嫩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增加了黎巴嫩人民的痛苦；以色列正利用这一地区作为跳板，继续干涉黎巴嫩和整个地区的内政。我们希望，所有以色列的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使黎巴嫩能够很快地恢复自己的主权与独立，使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25(1978)号决议规定的任务。

我们在关注中东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同时，也同样注意着世界其他地区、不论是非洲、中美洲、亚洲还是地中海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

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兄弟反对以种族隔离政权和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反映出来的南非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政策。我们强烈和坚决反对这些政策，支持所有由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为终止南非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根据联合国的计划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提出和通过的措施。我们也赞成通过物质和政治形式支持面对着南非扩张主义的非洲前线国家。

我们还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停止中美洲的冲突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这样这个地区的人民和国家就可以完全置身于他们急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

指导约旦在支持人民争取自决权，抵制外国占领，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冲突和平解决争端等方面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同样也指导我们对一切紧迫地区性冲突的立场，无论这些发生在柬埔寨、阿富汗还是其他地方。

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欢迎两个朝鲜根据1973年7月4日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声明中所阐述的三项原则旨在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统一它们领土的努力，我们欢迎它们加入国际社会。我们也支持秘书长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

关于阿富汗局势，我们希望秘书长的努力取得成果，他的努力旨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保证外国军队从阿富汗领土撤出，阿富汗难民和移民返回，保障这个友好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最后，这个复杂和不稳定的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从缓和到冷战，由此出现世界对抗的潜在，这将威胁全人类，另外还会削弱对多边主义原则的信念，而这构成联合国将来会遇到的危险，联合国体现了人类对于实现一个没有匮乏没有贫困，更加安全的生活的希望。世界经济形势恶化，中东存在紧张的区域局势，在如此暗淡的国际和区域气氛中，危险的现象正在出现，例如极端主义力量采取行动，侵略占主导地位，有些人企图牺牲他人而不是和他人和平共处。鉴于所有这些，约旦保持平衡的行动、目标和创造性想象力，提倡和所有人和平共处，而不是象有些人那样靠牺牲别人生存，我们决心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也听取他人的意见。不管这些人是朋友还是敌人，面对一切困难，我们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不放弃原则和一贯立场。

我们怀着平衡、温和和客观的看法看待我们地区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并根据这种看法采取行动。我们与善意的力量并肩工作，支持和平战士，并与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家庭团结，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特有的历史的联系。

这就是约旦希望说的话。我现在向大会、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代表们转达这些话。这些话是一项和平政策，其基础是人们有权利有理由生存和共处。这是一项平衡的并且应该是永久的和平倡议，这样才能在一个缺乏和平的国家里实现和平，使人民获得几十年来被拒绝的正义，这样才能消除对一个民族的挑战，这个民族不允许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公正地对待他人，这就是阿拉伯民族。我们希望实现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而不是某些人在牺牲他人的基础上获得的和平与安全。

乌拉德诺夫先生（保加利亚）：阁下，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联合国第四十一届大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们相信，在你能干的指导下，本届大会将通过重要决定，加强和平与安全，维护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福利。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矛盾、同时有相互依靠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面临许多困难问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人类生存和防止自取灭亡的核战争问题。世界局势仍然令人惊恐。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各国之间的关系积累了许多不信任和偏见。以依靠军事力量作为解决世界问题主要手段的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办法，仍然对国际局势产生破坏性影响。

今天，人类正经历着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人类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地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一条是走上消除核武器裁军和解决世界紧迫问题的令人欢迎的道路，一条是成为它自己引起的核因素的人质和可能的牺牲者。

正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最近所说：

“核灾难是一个普遍的威胁。防止核灾难要求所有政府、国家、议会、人民、政党、和平活动分子的群众运动、反导弹运动、科学家和地球上一切人民一道进行集体努力，不论他们的阶级、国籍、意识形态或宗教是否不同。”

这是人类能够怀着信心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唯一道路，这就是采取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和对话的政策。这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道路。

在现代的核和核空间时代，任何人都不能再依靠武力或依靠“力量就是权利”的规律在国际舞台上解决各种不同问题，这样做也不能保证任何人的安全。希望获得军事优势，扩张主义野心，违反文明关系基本规则，所有这些都与当今现实相矛盾。现在存在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毁灭手段，可以毁灭一切生物，这使得人们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和平与战争，战略与政治的问题。

这些现实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政治思想，并要求我们果断地与许多陈规戒律决裂，这些陈规戒律曾经决定并且仍然决定着某些政界人士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客观分析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单靠军事技术手段是不能保障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的。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质和全面的政治意义，把各种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聚集成一个整个的问题。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这个真理现在比以往更为有效。不可能存在危害其他人安全的某些人的安全。换句话说，维护国家安全要求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安全的可靠制度。

这一原则立场构成了包括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建议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综合体系的问题。

我们不是出于抽象的和乌托邦式的想法提出这一建议的，而是出于对政治时机和历史时代的紧迫要求的深刻理解。为了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需要采取紧急的和有目的的行动，以减少军事武库，实现真正裁军。必须消除在世界各地造成紧张局势的现存温床，而不能允许再出现新的温床。同样，也必须在公众和民主的基础上，整顿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个体系，克服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停止对它们的经济进行剥削。国际安全的综合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人道主义领域进行积极的合作，以便充分享受人权，其中首要的是生活和和平的权利，以及尊重各国主权。联合国通过一个含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基本原则的权威性文件是当务之急，这个文件将作为确保安全具有必不可少的物质、政治、立法、道德、心理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保证。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裁军是这样一个系统的基石。对于每一个具有清醒的头脑人来说，减少战争的危险就在于这一领域的事态发展。显示了高度政治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国家，仅在去年一年内，就提出了一整套有充分根据的减少军事对抗的建议。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指出M. S.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计划是广阔的，可行的和有魄力的。他提出到2000年全面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

苏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有利于在就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中达成协议。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建立“星球和平”以代替“星球大战”的倡议的重要性，以及把外层空间变成各国间进行和平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场所之倡议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制订并提出了削减部署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常规武器的全面计划。

今天，结束核试验的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各国在防止核大战的威胁——这一最紧急的问题——上采取何种立场的唯一标准。自从苏联摒弃传统的对抗原则，迈出了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明智而有远见的一步以来，一年多已经过去了。最近又提出把暂停核试验的时间延长到1987年1月1日，这一点生动地表明苏联政策的诚意和严肃态度。这一决定体现了向裁军迈出了真正的一步，也是一项主要的和有效的建立信心的措施。这个决定为重新考虑过时了的概念并且以实际的态度进而消除核武器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消除核武器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也是全世界人民所要求的。现在，很明显核查问题已经不应该再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障碍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议有助于改进国际气候，也有助于为了使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不遭受战争的威胁而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些倡议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符合全世界人民的理想的，也符合数十个国家支持一个没有军备和战争的事业而公开表明立场的。

国际形势仍然复杂而紧张，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到阴暗的一面，我们的估计

就不正确了。认识到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成为世界舞台上各种倾向互相影响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在和平与战争、安全与裁军等重大问题上，广泛的国际协商一致正在形成。人们开始用一种同样的语言，而无须求助于翻译来彼此谈论这些问题了。

对于维护和平的斗争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不结盟运动国家作出的。在最近结束的哈拉雷会议上，该运动号召人们具有常识，具有政治现实主义，并迅速采取改善目前局势的具体措施。

我们支持让不结盟运动的主席以某种形式参加安理会工作的建议。我们还高度评价六国首脑为立即停止最危险最毁灭性的武器竞赛而作出的努力。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成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和责任感的胜利的一个范例。重申各国有不互相使用武力的责任以及采取广泛的互为补充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无疑加强了在赫尔辛基奠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缓和的共同大业。我也想期望在即将进行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同样的结果。列入议事日程的还有就禁止化学武器达成协议。

人们对美苏对话也报着厚望。国际社会非常高兴地得知了在雷克雅未克即将举行的会晤。这是非常自然和可以理解的。我们谈到的这两个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是最为强大的，有赖于它们的，首先是制止军备竞赛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对美苏高级接触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可能达成对世界政治各个领域有着长远积极影响的关键性协议。摆脱了军事家思维方式的教条，怀着善意和用清醒的眼光看问题，将有助于这些协议的产生。总的来说，国际事务的现状既为担忧也为乐观主义提供了最为严肃的依据。世界开始用简单而正常的人类思维方式来考虑从核僵局中摆脱出来。

我国对于裁军问题的高度重视绝不能减少我们对解决世界各地的冲突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解的，即，今天，国际安全的问题与各种冲突

的和平与公正的解决是分不开的，这些冲突造成了许许多多人们的死亡和受苦受难，这些冲突很容易上升为全球性的对抗。

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欢迎召开一次由联合国主持的中东国际会议。作为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保加利亚特别支持在安理会的组织内成立一个准备委员会的想法。

要建立公正和永久的和平，就必须要求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由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权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并确保该地区各国过着和平与安全生活的权利。

塞浦路斯问题仍未获得解决。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安全的考虑要求我们立即结束地中海地区的战争温床。我们支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提议，用切实可行的办法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其作为不结盟国家的统一性，使这个国家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外国军队，没有外国军事基地。

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局势也使我们深感忧虑。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用强暴的手段对古巴施加威胁，对尼加拉瓜人民的民主成就采取侵略行动，并蔑视国际法院的裁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尼加拉瓜为捍卫其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对尼加拉瓜愿意签署一项区域和平条约表示欢迎。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正式解决问题的努力。

国际社会现在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以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于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的要求，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我们与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起，坚决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这一罪恶制度，谴责南非对邻近国家采取的侵略行为，并谴责它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保护者对它提供援助。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尽快对比勒陀利亚进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结束这一不齿于人类的现象。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还呼吁结束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的这一毁灭性的战争，并呼吁和平解决这一争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要求外国军队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出，并要求把它变为一个无核区，以实现朝鲜的和平和民族统一，我国支持它们的这些建议。

政治解决阿富汗和朝鲜问题的条件也具备。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那些在这两国周围制造紧张局势而又不断加剧这些紧张局势的人。

区域一级的倡议以及在各国间制定建立信任措施以实现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这对于加强国际安全有着重大的影响。已经指出，欧洲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广泛和积极的成果。世界其他地方也具备开始同样进程的条件。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旨在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列入国际安全的全面体系中的努力的建议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建议一旦实施，将大大促进世界局势的全面正常化。

在其他许多方面各国间也有必要进行密切合作。我将提及其中一个问题，即：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恐怖主义的黑手伸向无辜的人民，并制造恐怖、互不信任和紧张气氛。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谴责并摒弃劫持飞机、劫持人质、暗杀以及大规模的和随心所欲的镇压行为，不管如何为这些行为作辩护，它们都带有愚昧主义和非人道的标记。在这些情况下，恐怖主义行为都是侵占、吞并、外国统治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这些令人可憎的行为的后果。只有通过恐怖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消灭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才能彻底消灭恐怖主义。本世纪组织所审议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一强大的文明工具必须为和平、合作和进步服务。

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复杂问题，要求各国采取积极和一致的行动，而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作为最有权威而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联合国是探讨世界所有问题并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论坛。

绝大多数会员国全力支持联合国并努力提高其效率。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支持这一立场。然而，某些会员国试图将与《联合国宪章》不相符合的工作方式方

法强加于本组织，并对会员国的正常和持续的活动制造困难，我们对此感到很关注。今天我们对于人们加强对联合国的信心都负有责任，因为联合国是生活在一个变化中的政治气候中的活的机构。时代要求我们，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联合国必须找到正确的途径，突出其作为和平与安全的支柱作用。我们想借此机会转达我们对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崇高的敬意。并向他再次重申我们支持他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不懈的努力。

作为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特别注意它与这一地区其他各国的关系。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总的看来，我们的关系一直在稳步和顺利地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近来有些人试图破坏巴尔干半岛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并制造紧张局势。就我们而言，我们反对这种倾向，并坚持不懈地努力以促进在各个具有长期共同利益的方面进行合作。

保加利亚正继续努力，以实现把巴尔干半岛变为无核和无化学武器区的目标。我们再次建议与巴尔干所有国家签订双边协议，其中包括友好睦邻关系准则。就在最近，我国签署一项重要的双边文件，该文件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全欧进程中所载的各项崇高的原则和目标。我们也愿意，巴尔干各国制定并通过一项关于保护巴尔干半岛的生态的条约，并提议向全欧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发出保护生态的呼吁。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正在竭尽全力贯彻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想。保加利亚共产党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第十三届会议指引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我们正在与所有愿意的国家进行政治对话，互利和平等的合作，我们正在持续地奋斗，以铲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反对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尊重人权，首先是在和平与自由的条件下生活的权利。我们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讲坛的工作，现在为解决区域冲突和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作出贡献。

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在建设这一所有国家都希望看到的没有战争的公正和和谐的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海登先生(澳大利亚)：我国澳大利亚很高兴看到孟加拉国的外长主持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你来自一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给我们本届会议将要处理的许多问题带来了特别的经验。

我也代表澳大利亚衷心地赞赏你的前任，西班牙前常驻代表，他干练地和有效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出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理解联合国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以及人们对其寄予的巨大希望。我国是第一个向纽约的联合国派驻常驻代表团的国家。因为澳大利亚公民担任了安全理事会的首任主席。我的一位前任，作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动荡的第3个年头主持了大会。在这一联合国创建四十一周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正进入在安理会第4次任期的结尾。这一阶段对全球安全和安理会的有效性来说都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澳大利亚人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些历史情况：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澳大利亚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使这一年不仅成为一种形式而已。和平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和平，和平遇到那些障碍，每个公民对维护和平有那些责任——今年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大部分中学儿童到政府最高一级，澳大利亚人已经以极其积极和热情的方式响应了和平年的设想。

很容易找到这种关心程度的根源。澳大利亚所处的世界那一地区看来在大国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内越来越吸引人。该地区从殖民主义和赢得独立中已经经受过巨大的压力。该地区——不管为什么理由——过去的四十年来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屠宰场。

确实，澳大利亚人在这种最坏的影响中要超过大部分人，但我们还未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对威胁的忧虑，甚至确信核战争不可避免，已经变得相当普遍，象在世界其他地区那样，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的年青人中间很普遍。这是一种极其可

怕的遗产。我们这一辈人早些时候的现实就是经济不安全，或者就是贫困。这已经够坏了。当前年青人的经历更坏：电视把恐怖主义和暗杀带到他们的家中，儿童饿死，核爆炸和威胁。难怪有那么多年青人变得悲观失望。他们知道——这就是战争艺术现在达到的水平——只需要最微小的计算错误或失误就可以引起一系列事件，立即毁灭所有的生命。当遥远、古怪和常常看来是轻微的分歧被认真对待和被在本世纪内已经挑起两次大战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或经济竞争所利用时，年青人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忧。

象其他正常的人民那样，澳大利亚人渴望结束这种不安全状况。澳大利亚政府相信，多边进程，特别是联合国，提供了处理威胁世界和平的紧张局势和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国际和平年召开的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是衡量紧张局势和问题的严重性，评价解决这些问题的多边方法的有效性的恰当的时候。

显然，这些紧张局势中最紧迫的就是由核武器引起的不稳定。我们正处于事态发展的关键时刻，有可能改变战略关系的性质，要过很多不稳定的年头之后，超级大国才会再次获得足够的信心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象我们现在有可能作的那样，在外空盲目进行竞争性的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军备竞赛是非常危险的。去年11月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军备控制进程：例如，加速谈判的协定和呼吁在有共同观点的问题方面取得早期的进展，如限制美国和苏联核武器的原则——恰当的措施——以及临时中程核武力协定。两个超级大国现在都提出了一系列削减它们核武库的详尽建议。最近，美苏军备控制专家举行了会议。现在我们欢迎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下周将在冰岛举行会谈。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这些事态发展将会为实质性谈判和就大量削减进攻性核力量达成早期协定铺平道路。我们希望能够就有关战略防御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未来的实质性安排和谅解达成协议。我们希望，现在双方都能够表明愿意接受全面禁试条约，澳大利亚认为这是朝着核军备控制方向迈出的最紧迫的实际步骤。正

是在这种多边行动和就军备控制形式达成协定的范围内，我提请注意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澳大利亚政府支持这一条约，认为这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一个重要步骤。

澳大利亚也希望提请注意《南极条约》的裁军条款，这一条约以有效的方式规定南极的管理将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我们再次强调，我们致力于现有的管理南极的体制，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与我的好朋友，马来西亚总理意见不同。澳大利亚失望地看到，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在这一问题上打破了协商一致的传统。这不是因为磋商各方的原因，我们希望，第四十一届会议能够恢复这种传统。

核武器的存在和后果掩盖了常规武器贸易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现在，常规武器正被用来在非洲的北部和南部、阿富汗、中美洲和柬埔寨屠杀人民。

联合国的一些体面的会员国正在提供武器，让伊朗人和伊拉克人相互残杀，这种现象令人羞耻。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同造成影响其他国家的污染现象一样，帮助产生这种悲剧的国家应对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联合国会员国应同意不向那些参与军事冲突的国家、或具有很大冲突可能性的地区，以及可能被用来镇压人权的国家出口国防材料。作为起码的第一步，各国应该就自己的常规武器及其转让提供更多的情报，参加秘书长关于军事开支的标准报告体制，以便更准确地了解这一问题。

世界军事支出估计每年超过9,000亿美元，并在不断上涨，其中80%以上用于常规武器。发展中国家用于常规武器的开支估计相当于它们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的发展援助数额。许多权威人士都已谈到了军事化和发展两方面要求之间的矛盾，他们中间包括勃兰特、帕尔梅、知名人士小组、秘书长等等；宝贵的人力资源、资金和物质材料被浪费在军备竞赛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经领导了战争和战后的重建。作为美国的总统，他很有理由地告诫道：

“每造一枝枪、一艘军舰，每发一颗火箭，归根结蒂都意味着对那些饥饿而没有食品、寒冷而没有衣服的人们的掠夺。世界上耗费的不单单是金钱。它耗费的是劳动者的血汗，科学家的天才，人类后代的希望。”

三十年后，索尔森在报导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依然认为有必要指出，世界可以选择进行军备竞赛或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它不能两者皆有。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贫困、饥饿和疾病是造成社会和政治动乱的重大原因。当人们将宝贵的资源用于军备的时候，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经验表明，动乱导致了許多国家的政府进行镇压，导致专制主义的扩散。毫不奇怪，在许多国家中，人们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奢侈品，是经济情况良好的国家享用的甜食。既然军事开支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中的一个突出的重要因素，削减军事开支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突出的重要部分。

目前，发展中国家由于世界贸易中的保护主义以及国际债务调整的复杂和棘手的问题而面临特别严重的经济困难。世界银行估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86年所提供的农产品补助总数将超过一千亿美元。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将导致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的经济的崩溃。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它们不得不在整个国际经济面临困难、动荡和挑战的时刻进行发展。澳大利亚政府参加了最近在乌拉圭和其他地方举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讨论，以争取更加公正、自由的贸易。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够继续下去，以便在一个公正、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贸易补贴，特别是农产品贸易问题的改革。我们希望，乌干达会议的精神能够继续用来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它们庞大的债务的规模及条件问题。

这里我应该指出，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贝克建议的主要精神。我们也支持国际货币基金对于调整和贷款条件方面的总方针，认为货币基金应该继续谨慎从事。这方面的进程不应该影响民主的机构，尤其是处在微妙的发展阶段的民主机构。贷款条件的经济利益应同它们可能带来社会紧张和脱节的情况相平

衡。鼓励某些以贸易补助或其他保护主义措施阻止商品进口的国家的经济活动，对负债国或债主国都没有多大利益。在贸易改革和调整债务两项问题上，五十或六十年前的事件给我们提出了严峻而又明确的教训：如果各国拒绝合作，那将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努力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受到实际影响的国家和人民的赞同与支持。任何体系都无法长期维持，除非接受这种体系指导的人们相信自己与这体系利益相关。这一原则适用于联合国议程上的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澳大利亚特别感兴趣。因此，澳大利亚政府继续谴责对阿富汗的占领。因此，我们继续谴责越南占领柬埔寨以及红色高棉领导在柬埔寨犯下的滔天罪行。人权自由和被统治者的拥护是南北朝鲜人民分裂问题的核心。联合国曾一度为这些分裂进行战争。应该接纳南北朝鲜，使联合国能够促进它们之间的接触和对话，以弥合它们间的分裂。

在澳大利亚和我们的太平洋邻国特别关心的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上，被统治者的自由和同意也是十分主要的因素。澳大利亚希望新喀里多尼亚在实际可能的情况下尽早地加入南太平洋独立国家的行列，在新喀里多尼亚建立一个多种族独立的体制，承认当地的卡纳卡人民和其他长期居民的权利，继续保持法国的支持和友善，这一点我已向我在卡纳卡运动中的好朋友反复地说明了。澳大利亚支持南太平洋论坛国家将新喀里多尼亚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的要求，我们以及南太平洋邻国将在本届大会上进行这一努力。我们相信，这样能使新喀里多尼亚通过同有关各方，包括法国政府的建设性对话，并在联合国不断监督的情况下，朝着自治和独立前进。

自由和参予也是另两项问题的关键所在，澳大利亚关注这两项问题，因为它们威胁国际和平，我指的是南非和中东地区继续恶化的局势。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南非的统治制度正是联合国所要反对的制度：制度化的不平等、不公正、暴力、压迫与歧视。因此我们感到奇怪，在本届大会上至今所作的发言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认识到南非问题的真正实质：即对联合国根本价值的威胁。澳大利亚政府

对南非的统治制度和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感到厌恶，这是众所周知的，不需在此进一步解释。我们衷心地希望迅速、和平地消除种族隔离，以免使那一地区以及更大的地区陷入广泛的冲突。澳大利亚和英联邦的其他国家已经努力，争取说服南非实行这种基本改革，但没有成功。我们相信，联合国应建立一套协调、连贯的制裁措施的强制性制度，以说服南非进行真正的改革。当然，那些不能或者不愿采取制裁政策的国家，不应在商业上利用这些制裁，损害那些有能力和愿意进行制裁的国家；联合国也应阻止这种行动。

在这场辩论中，我们已经听到有人表示，解决中东这一棘手问题的努力在1987年有希望取得某些进展。作为一个吸收来自中东各地区新移民的国家，作为一个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国家从简单的人道主义上对难民的困境和冲突及恐怖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深感关切的国家，澳大利亚也有这种希望。要取得进展就必须达成妥协和谅解，考虑有关各方的权利和愿望。

已故的罗斯福总统把联合国看作是对排他性联盟、势力范围和其他失败的权宜之计的取代。那时，一方面是战胜国势不可挡的影响，另一面却是战后产业荡然无存的人民。为了填补两者之间权利的空白，联合国应运而生了。有许多人会说，这种格局并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的确，澳大利亚政府把本组织看作是取代这种过去通行的权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因为这种权利以往总是对人类中的大多数人不利，它成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帝国或国家的一种权势。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事实上世界正处在无法仅仅依靠国家措施来解决问题的历史阶段，但是似乎人们对国际组织的信心也已减少。对某些人来说，依赖单方行动的作法看来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澳大利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们对联合国及其工作所表达的不耐烦的情绪。我们主张有必要使本组织的行政管理更有效率，减少职能和工作中的重叠浪费现象，并需要使其预算的决策进程更加合理科学。鉴于其崇高的使命和它所进行的反对贫困和剥削的斗争，如果认为联合国就有理由带头过分消耗浪费的话，那就是错误

的了。鉴于人们对它在世界各地所寄予的厚望，如果把联合国降低为一个发言之无物、没有意义、根本毫无价值的宣言的广播机构，那就令人太遗憾了。澳大利亚是那些积极寻求使安全理事会更有成效的国家之一。例如，应当让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能发挥一些调解或是防患未然的作用。它应当更加密切地与秘书长一起工作。我在这里使用“让它”这个字眼是经过推敲的，因为很明显在安理会存在着两种因素：其一是它具有变成某种小型大会的趋向；其二常任理事国总是忘记它们除了享有特权的地位之外，还兼顾着更加重大的责任。澳大利亚将支持秘书长使联合国成为一个具有最大活力，最积极主动的更加有效的机构的目标。

然而，如果因此而推论说，澳大利亚同情试图削弱联合国及其各种机构的那些人的行为的话，那是错误的。联合国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坚决支持。不能允许由于没有兼顾到某些会员国的国家利益，而使联合国处在替罪羊的地位。这正如达格·哈马舍尔德曾经讲过的那样，这无异于诅咒风暴却迁怒于船只。事实上，联合国并不比那些控制其财政的国家更好或更坏些。如果会员国有理由对联合国的程序进行争议，或者大国对小国利用联合国体系的方式感到恼怒的话，那么解决办法就是留在这个组织内，并协助它展开一场合理改革的斗争，而不是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成百万的人，他们由于有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存在，才解决了食、宿、教育乃至生存的问题。联合国在解决广泛的实际问题中取得了稳定的进展，这些实际问题包括：例如环境控制；工作条件；扫除文盲；制订法律；有秩序地管理交通运输。联合国在争取和保护个人与国家的自由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它还帮助维护各国之间的和平。联合国还启发了人们的良知，使它们认识到人类遭受毁灭的具大灾难所具有的严重性和潜在危险：个人受到压迫、资源的贫瘠和浪费、战争的根源。它还确立并捍卫了处理国际事务的道义的气氛。联合国还成为主要的讲坛和保护者——对于许多人来说，联合国是他们唯一的讲坛和保护者，因为当这些人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自己

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孤军奋战的时候，就感到十分虚弱。

我还没有笨到要夸大澳大利亚对这些问题的影响，但是我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在这里发言的，澳大利亚强烈地感到联合国维护和捍卫个人和国家在一个公正和有效的世界秩序中的各种权利的能力受到了威胁。我在这里重申澳大利亚政府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所作出的保证，我们保证以积极负责的精神，无限忠于联合国及其理想。我国政府强烈的认为，只要联合国拒绝或拖延改革，它就将面临着危险，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同样强烈地相信，在解决全球问题的多边合作管理体系中和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联合国。

吴耶贡先生（缅甸）：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达缅甸代表团以及我个人对你的热烈和诚挚地祝贺，祝贺一致选举你担任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主席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你来自缅甸的一个友好的邻国，我们特别高兴看到由你这样一个朋友来主持大会本届会议。你长期和杰出的事业以及你对于国际事务和联合国事务的广泛了解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使本届会议能够有效顺利的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的保证。我愿意在此向你保证，缅甸代表团将给予你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我还要表达我们对你杰出的前任，尊敬的德皮涅斯大使阁下的赞赏和感激之情，赞赏和感激他以干练的方法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在过去的几年中，大会始终是在十分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我们认为，今天的世界比《宪章》的缔造者在四十年前所遇见的世界更要紧张和动荡不安。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变化莫测的时代之中，其局势远远不只是每况愈下，而且紧张局势和冲突越演越烈。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避免了一场全球的战争，但是核浩劫的威胁对于全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越引起关注的问题。

安全的概念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问题。少数国家通过依赖核武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其本质含义则在于维护它们的主权和独立。在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的时代里，在国际体制解决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公正和平等合作的能力日益减少的时

代里，就越来越大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和平、安全、经济福利和社会正义问题以及其他全球关注的主要问题，都应当在联合国系统内通过合作加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志和态度，特别是比较强大国家的政治意志和态度。因此，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应当更好地符合全世界的广泛利益。

去年大会对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的纪念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实上它可以被看成是超出其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它为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来表明以下事实：联合国是人类和平和繁荣生活的最好希望。为了实现这些希望，联合国会员国应参加联合国体系的活动，并进一步忠实于联合国的各项原则。在这方面秘书长在他的闭幕词中指出：“本届纪念性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国际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各国考虑从多边机构倒退将使世界走向何处这一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A/40/PV. 49, 第2页）

人类自从历史的黎明以来就从未摆脱战争的祸难。然而每一个人心中都珍惜和平，实现和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和迫切。上届大会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希望，由此所产生的政治势头将得到维持，并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为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联合国并不是一个统治各国的政府，它也不能为今天困扰世界的各种弊病提供治疗办法。但毫无疑问，它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帮助我们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并且建立一个国家间关系的更和平和更公正的体系。

人们不时的说，联合国执行它诞生时所确定的职责的能力正日益减弱，其原因不在于联合国本身，而是由于联合国的会员国缺乏确保《宪章》各项条款实施的政治意志。就《宪章》第二条第4项来说，情况尤其是如此。该项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目标仍未实现。今天我们发现，小国已经很难依赖《宪章》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安全和生存是我们当代最令人关心的问题。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避免核灾难的威胁。我们当代最迫切的任务就是防止核战争。国际和平与安全只有通过有效裁军来确保，因为无论怎么说，拥有核继续积累核武器使各国面临着全球灾难的危险。

在裁军谈判中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减少相互的不信任，为实现实际的目的，各军事大国，尤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对加速正进行的谈判负有特别责任。

最近人们为制止和逆转核军备竞赛进行了认真的努力，这使我们重新燃起希望，及已经采取了认真的行动来防止核武器的存在所带来的危险。我们感到，这有助于加深了解的有利政治气氛将增加裁军的希望。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由于缺少态度的一贯性，这些为就裁军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又被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所抵消，这种军备竞赛挫败了谈判的根本目的。

双边进行的谈判应对多边谈判产生积极影响，并提供多边机构所需要的政治势头，促进它的有益工作。人们恰当的指出，国际安全是各国和各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的谈判不能削弱多边裁军努力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多边裁军谈判已陷入僵局。虽然裁军的各项问题几年来一直在联合国和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但至今仍未取得有益的成果，其根本原因存在于有些会员国缺乏政治意志。为纠正这一状况就必须对多边谈判重新承担义务。多边谈判过去对达成裁军协议作出过巨大贡献。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维护至今已经达成的裁军协议的生命力和效率，以促进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措施。

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发展的潜在威胁构成新的危险。可以想象，如果不采取步骤防止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的新发展——现在仍有时间这样做，那么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就无法制止，有效措施也无法执行。

鉴于现在正在发展的军事行动能力，当务之急是采取及时的行动防止军备竞赛的升级向外层空间发展，因为外空军备竞赛会加剧地球上的军备竞赛。

我们认为，答案在于减少地球上的核武器并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认为在外空部署新型武器体系就能消除地球上的核武器威胁显然是不实际的。

柬埔寨的局势仍然令国际社会关心，因为这一冲突的长期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影响。它阻碍了该地区各国之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发展。

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创造有利的条件，以让柬埔寨人民行使它们的自决权。恢复柬埔寨人民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外国部队撤出以及别国不干涉柬埔寨的内部事务。

毫无疑问，只有柬埔寨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同时，谋求有意义的解决要靠国际社会的努力，还要靠该地区有关各国的努力。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为有关各方加深了解提供了积极动力。为通过真诚谈判和相互谅解谋求和平解决，必须记住秘书长在他1985年的报告中对局势所作的阐述：该地区的问题不能靠军事途径解决，这一长期冲突只会造成进一步紧张，并增加升级的危险。（A/40/759，第5页）

我们在审议阿富汗局势时，应该认识到其根本问题涉及到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缅甸代表团赞赏国际社会为根据联合国的决议谋求谈判解决所作努力所提供的支持。秘书长所发起的外交努力是值得赞赏的，在这一进程中现在已到了可以确定协议最后文本的阶段，这些协议涉及到不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关于不干涉的国际保证以及使难民自愿回归其家园。因此，必须继续这一进程，以实现公正和全面的政治解决。解决外国部队撤出这一悬而未决实质问题是实现上述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几乎是从创立时开始，联合国就积极地致力于不断寻求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联合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一直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联合国内外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是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依然渺茫。中东的和平道路在于有关各方在和平进程中真正进行合作的意愿。目前的局势减少了乐观的前景，因为在这一年里该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不断高涨的暴力行动。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因此也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不用说，和平解决的原则和构架早已经确定了，并且不断地得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重申。这些原则包括所有占领军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撤出占领区、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

近年来受到战争破坏最严重的中东国家莫过于黎巴嫩。黎巴嫩的和平取决于对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尊重。这就要求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得到尊重，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能够在黎巴嫩南部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对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我们同整个国际社会一样表示关切。尽管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作出了努力，但是战争仍然给双方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破坏，并且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诉诸武力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现在的最大希望在于双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582(1986)号决议达成和解或采取其他和平解决的办法。

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继续引起非洲大陆以及整个世界的关切。这充分地表现在安全理事会一年来多次着重地解决有关该地区的问题。

这种复杂的局势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南非继续残酷地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第二，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违反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以及国际社会的意愿；第三，南非不断加紧对独立邻国采取侵略行径。

这种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并且侵犯了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是国家间建立稳定关系的支柱之一，但是南非政权一直无视这一原则。

南非公然占领纳米比亚，无视联合国的所有有关决议。南非继续利用拖延战术阻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是国际上接受的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基础。国际社会认为有必要再次要求南非进行诚意的合作，以便立即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

独立计划。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纳米比亚的无条件独立使南非重见和平的必要条件。

由于南非的暴力和武力的升级，国际上紧急呼吁通过和平的途径施加压力，使这个政权意识到其政策是徒劳的。今年早些时候在巴黎举行的制裁南非政权世界会议认为南非的局势极为严重。这次会议强调必须采取所有必要和紧迫的行动，以便尽快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且制止南非的暴力、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抱着所有这些目标，这次世界会议要求国际社会通过一项全面的行动纲领，并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

有关中美洲局势的项目已经连续四年列入大会的议程。很明显，应当通过孔塔多拉和平进程在一个区域的构架之中寻求解决办法，因为这是有关各方在寻求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所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孔塔多拉集团为中美洲重建和平与合作作出了不断的努力。国际社会给予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也能够作出最积极的贡献。

一方面世界政治局势没有多少乐观的希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局势也同样相当令人失望。世界经济依然困难重重。国际经济局势不平衡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局势的持续存在表明，这场危机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国际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后果。工业化国家生产扩大将自动地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这一看法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消失。

发展中国家仍然普遍面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问题，不能够通过国内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受到了贸易条件恶化、债务问题以及商品价格下降的不利影响，所有这些现象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并且加剧了它们的债务负担。

发展中国家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国内政策以及国际上在货币、金融、贸易和债务方面进行坚强的经济合作来促进增长。只有通过不断地扩大世界经济活动、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摆脱高利率的负担、提高商品价格以及扭转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和保护主义趋势，才能够全面地改善这种局势。

随着国家经济的被削弱，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几乎没有能力承受额外的压力，必须紧迫地审查如何调整顺序和调整结构，以便促进国家经济的更好的经济活动。鉴于目前的国际经济讨论的安排，改革贸易和支付制度是不可能的，目前的安排把相互关联的发展、就业、债务、贸易和支付平衡的问题相互脱离开来，其主要障碍是关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决定仍然是少数富国的专有权利。

眼下的问题之一是债务，只有在改革贸易和支付制度的更广泛的范围内才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债务问题。与此同时，最近的将来有关债务的决定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贸易和支付制度，并且严重地影响这一制度的长期发展。

面对还债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进行了至大的政策努力，已通过削减进口和降低增长来减少外债赤字。但债务国为解决严重的债务问题所采取的国内调整的方案和其他特别措施是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

从这一比较广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以建设性、合作和全面的办法来改革和重新组织国际贸易和还债制度。这要求改革国际贸易、货币和发展机构，以使得整个决策进程及其功能变得更加平等、公正，更加有利于促进发展和全球繁荣。在狭隘的范围内采取的特别政策看来是无法全面的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甚至也解决不了目前国际经济秩序对此十分有利的国家的问题。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大会本届会议将认真考虑联合国现在面临的财政危机。秘书长今年五月提请大会续会注意了这一局势，他说，这一问题所牵涉到的是联合国工作的有效性。各代表团在续会上一致认为，目前的危机即使是资金不足危机，也是一个政治危机。从这一较广的角度来看，在采取财政措施、减缓目前局势的同时，还必须寻求长期的解决，这就要求采取全面和整体的办法，考虑到广泛的政治因素。

尽管考虑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资金是解决这一危机的一个整体部分，但产生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开支超出了本组织的经常性预算。人们严重关注的问题是由于某些国家，尤其是安理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多年来不交分摊的会费，现金流量出现

赤字。当单方面的决定使得现今流动量出现巨额赤字时，危机就严重加剧了；当这种行动违背了作为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时，联合国体制的整体性和生命力就岌岌可危。

本届会议必须找出长期的解决办法，考虑高级专家小组提出的建议，高级专家小组的使命是确定提高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事务有效性的措施。我们认为，全体会员国迫切需要采取一致行动。只有每一个会员国履行义务，才能够确保本组织的未来。尽管本组织遭受了种种挫折，但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上能够找到各种方法和方式，克服阻挠着我们解决种种问题的障碍。这样，我们就能够赋予联合国以新的动力活力，使《宪章》重新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比尔德先生（安提瓜和巴布提）：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主席当选为大会第41届会议的主席。这是一届关键的会议，因为它面临着大会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种种问题。你解决问题和弥补分歧的能力使我感到十分宽慰，消除了我为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本组织面临的困难而感到的不安。

在41年的生活中，本组织面临了种种考验，渡过了无数的苦难。但我想，它从来没有面临过象目前影响其工作能力的财政困难这样大的考验。

有些国家由于错误地认为可以削弱我们这一伟大的组织，向联合国施加了种种压力，没有那一个在座的国家会允许联合国屈服于这些压力，因为本组织和指导着本组织行动的《宪章》在今天的世界上具有和1945年6月26日一样的重大意义；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旧金山大会第一届会议闭幕式上说：“《联合国宪章》是我们能够赖以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牢固的结构。”

1945年，世界正在摆脱一条使得几百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的野蛮之路。当时，灾难普遍存在，人类被自我毁灭的恐惧吓得连连后撤。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的势力建立了一个魔鬼般的恐惧政权，吓得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

小国——意识到，“如果我们几年前就有了《联合国宪章》，而且首先有意愿利用它，那么几百万现已死去的人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这正是杜鲁门的话。

正是在面临大规模的人类冲突和破坏的情况下，各国才从建立联合国中找到了合作的能力，并在其《宪章》中规定了国际行为的原则，以为全人类带来永久地和平与安全。*

1986年的情况与以前并无不同。今天，几百万人仍然在死于人类冲突和人类忽略。独裁和恐怖主义仍然在地球上猖狂盛行，带来了一片紧张和恐惧的阴影。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联合国宪章》，但我们是否有意愿利用它呢？用秘书长报告中的一句话来说，我们是否愿意“履行根据《宪章》所承担的财政义务”？

1945年6月，杜鲁门说：“如果我们今后没有利用《联合国宪章》的意愿，那么几百万现在活着的人肯定会死去。”

这几百万人已经死了，因为我们没有利用《宪章》。还要让多少人在中东、中美洲、南非和种种恐怖主义袭击中死去，我们才能应用《宪章》？还要让多少母亲死于饥饿，让多少儿童饥饿疾病交加而死去，我们才能够利用《宪章》？

对于象我国这样的小国来说，这绝不是空洞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生存取决于其他更强大的国家是否能够尊重《联合国宪章》，因为我们明天很可能成为强大的邻国入侵的受害者，或更为糟糕的是，成为其他人发动的战争的牺牲品。

但是，除了我们本身关心促进对《宪章》的尊重和维持联合国的工作以外，我们是一个小国这样一个事实并没有减少我们对世界上继续存在的冲突的忧虑，也没有减轻我们当看到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营养不良和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的悲惨状况时良心上感受的剧烈疼痛。

* 副主席穆舒塔斯（塞浦路斯）代行主席职务。

以那些为使人类认识到联合国是必不可少的而献身的数百万人的名义；以那些因我们没有能够使用联合国组织和其《宪章》结束战争而献身的数百万人的名义，我敦促大会停止对联合国组织财政危机讲行的语言刻毒的辩论，因为这只会进一步削弱联合国。我以我国的名义呼吁，我们应当另图通过本着真正妥协的精神克服目前的困难来加强联合国组织。因为正如秘书长在本届联大的报告中指出：

“……在一个所有国家的命运一定会变得更加紧密相联的世界中，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合作地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一个有效的多边制度”。（A/41/1，第2—3页）

我国代表团认为，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工作效率的高级专家小组的报告为我们提出了一份进行适当改革的蓝图。我们敦促大会接受专家小组的建议，将此作为我们精简联合国组织的基础。

然而，我们还要敦促那些拖欠会费的国家迅速交清会费，因为如果联合国受到削弱，并变得软弱无力和丧失权威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稳定将会受到威胁。

没有对其他国家安全的保障，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能保障本身的安全。如果地球只有一半不受到威胁，那么世界和平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任何国家想要确保安全，它就必须准备和建议与其他国家分享安全。

《联合国宪章》的制订者深刻意识到联合国组织在维持和平与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训，即“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宪章》第七章载有一份建立国际安全制度的蓝图，该制度具有制止侵略和防止地区争端爆发为武装冲突的强制能力。这一蓝图从来没有实现。然而，环视全球，几乎每一个大陆上都有地区冲突；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了约150起冲突事件，造成二千多万人死亡。

令人惊愕的是，现在世界每分钟将150多万美元花费在武器上。只要15天和15个小时，世界军事开支就比得上1983年全年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所有援助的总额。刀剑没有化为犁头，长矛没有变成镰刀，国与国之间继续大动干戈，最明显的事实是，世界上每十万人中只有85个医生，但却有556个士兵。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十分欢迎北约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在斯德哥尔摩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允许对军事活动进行核查、视察和观察。斯德哥尔摩文件大大消除了这些军事演习引起的紧张和猜疑，并表明，只要有政治意愿，东西方可以一起站在共同点上，鼓励整个人类对世界未来持乐观态度。

我们大家必须祈求，在裁减常规军备和更重要的真正限制核武器的漫长旅程中，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大胆的开始，而不是一个虚假的起端。

尽管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对欧洲紧张局势因斯德哥尔摩协议而有所缓和表示欢迎，但我们仍然感到不安的是，由于没有在全球的范围内遵守联合国的原则，我们被迫通过扩充军备和与我们同样弱小和同样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缔结军事协定来保护国家安全。我国以及在加勒比象我们一样的其他国家本来可以将稀缺的资源用于病人的医院、老人的福利和年青人的教育上。

小国经历了剥削的历史，它们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被迫忍受贫困和痛苦，这些国家在独立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时就背上沉重的军备开支负担，这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以为尽管我们是小国，我们没有成为这种或那种冒险者的注意对象。使用雇佣军侵犯小国，政治投机家煽动不安情绪，无数的事实要求我们不能等而闲之。为了对付这些有害的因素，并且在联合国缺乏建立《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的意愿的情况下，小国被迫建立了自我保护的工具。

但是，由于将稀缺的资源用于安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阻碍。

1982年，就是在我国获得联合国会员国席位的以后的一年，秘书长在报告中要求“修改《宪章》中关于集体……和平与安全的概念”（A/37/1，第2页）以便满足各国政府对“一个它们完全信任的可行制度”（同上）的需要。然而，4年之后，我们甚至没有取得对联合国建立集体安全能力的信任。因为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决意挫败建立秘书长所设想并得到大会同意的“可行的集体安全制度”的努力。

由此造成的结果对任何人都是不利的：冲突象灌木林之火一样在世界地图上熊熊燃烧，两个超级大国因为各自幕后支持冲突的一方而被火焰吞没。卷入冲突的国家不仅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的政府把用于本国发展的资金花费在争夺对另一方的优先地位上。

作为一个渴望促进其社会 and 经济发展并深刻认识到联合国领导下的集体安全制度为真正的全球稳定带来机会的小国的代表，我要求大会授权秘书长再次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集体安全的问题。希望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和它对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产生的削弱影响将鼓励大家作出更加现实性的反应。

纵览一下全球的形势，谁不是为世界目前的事态深感不安呢？在中东的一些地区，儿童不再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唯一的学校就是军队，他们唯一的操场就是战场。两个邻国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给双方带来悲惨的后果。确实，大会和安理会可以运用其影响通过调停促成全面停火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同样，大会不能忽视中美洲尼加拉瓜情况的越来越增长的紧张形势。人民的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那里不再有正常的生活，每一天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天。人民不应该这样生活吗？大会和安理会现在还不应该在孔塔多拉谈判进程之后施加影响、以保证全面、可核查和共同的协议，从而带来该地区真正和持久和平吗？面对这一令人不安的人类苦难的形势，我们至少为一种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而感到振奋：大会应欢迎大韩民国愿与北朝鲜在全面统一形势基础上解决其分歧所作的努力。我们愿敦促其他地区的邻国撤出战场在谈判桌上寻求解决它们的分歧。

我国位于西方在本世纪所经历的最危险的交通通道上：毒品流入美国。在把我们作为转运点的进程中，一些货箱放在我们的海滩上，促成了毒品泛滥并出于牟取暴利的欲望而鼓励了犯罪。

我们都看到了麻醉品对社会的有害影响——年轻的花朵还来不及开放就凋零和枯萎，聪明的心灵变成呆傻的白痴，生命还没有来得及发光就已经泯灭。我们都

痛苦地注意到毒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队伍中的泛滥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害。更大的和更强的国家都不能控制其人类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人口稀少的小国，怎能对付了这样巨大的问题呢？

但问题甚至更加可怕，去年国际麻醉品管制理事会报告，证据明显表明，很多国家的毒品交易是与贩卖军火、颠覆、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自从那一次报告以后，形势大大恶化。我们的经济发展由于我们的年轻人染上吸毒的恶习而受到威胁，而我们的安全则由于国外的犯罪帮伙而受到威胁，这些匪徒渴望找到通向美国的转运点，对自己的行动丝毫不加考虑，甚至包括谋杀，他们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保证他们的不义之财。

联合国完全有能力建立机构，以使各国能够寻求帮助以使世界消除这一危害巨大的罪恶。在这方面，整个国际社会应该最强烈地支持提议明年举行的关于毒品和非法交易的部长级国际会议。但是，联合国会员国同样应该充分支持本组织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

我国代表团愿建议，在去年东南亚国家提出的并由大会通过的决议之后，本组织工作的范围应该扩展到包括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向它们提供训练有素和精干的国际小组，以调查和侦破其领土内的走私者，并有效地巡查其领海。这一新建议的活动可以通过联合国成立1972年的执法官吏中央训练股来完成。我想补充说明，对该股的最大捐款国应当是那些拥有最大毒品市场的国家。因为，尽管我们都承认对注意全人类面对危险的责任，但不期待小国来为根除在更大和更富国家社会中产生的罪恶而付出代价。

毒品走私犯从不考虑国界，而毒品的有害作用也从不考虑受害者的国籍、意识形态和道德。我们所有国家在消除这一罪恶活动方面都休戚相关。为此目的，我呼吁大会赋予秘书长权限，以使他能够制订一个逐步消除任何地方发生的麻醉品非法生产的全球计划。这种计划必须考虑到为发展中国家大量穷人创造替代生活

手段的需要，因为这些人民已习惯于生产这些毒品，他们仅仅得到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发达国家的组织者和分赃者的腰包则越来越肥。

如果我们加勒比国家由于非法毒品贩子的活动而感到受威胁，那么还应该清楚，我们同样对我们地区核反应堆数量的增长而感到不舒服。切尔诺贝利事件告诉我们，核反应堆事故可以象核炸弹爆炸一样具有破坏性。加勒比国家地域并不辽阔，因此核事故的影响会很快在我们地区扩散开，几乎使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灾害。

使我们感到深切不安的原因是，尽管越来越多的核反应堆在我们地区建立，我们却对它们的数量、它们的地点和安全水准没有任何影响。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试问：核反应堆的安装和安全水平应当在什么情况下不再成为一个国家问题而变成国际问题？是不是要等到一个岛国整个消失的时候？是不是要等到已来不及防止千百万人死亡的时候？我们加勒比国家完全有理由同情我们在太平洋的姐妹国家，她们多年来一直由于大国进行的核试验和倾倒核废料而感到不安。我们完全理解太平洋岛国对暴露于辐射和核活动造成的对环境、包括海洋生命和粮食作物的污染的长期健康影响的内心恐惧。

我们表示强烈希望美国和苏联在谈判中达成协议以限制其核武器，同时我们知道整个国际社会也有必要就核安全达成协议。我们意识到，两个月前政府专家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举行会议，决定了两个核安全领域中的公约草案的文本。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事态发展，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尽快批准这些公约。但是，应当清楚这些公约仅仅解决了我们部分问题。因为，尽管这些条约会使批准国有义务提前公布具有可能穿越边界影响的核事故，而且会使它们保证在核事故的情况下提供援助，但却没有规定安全标准，也不允许进行核查。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面积只有170平方英里的国家，早期通知核事故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面积的国家来说，灾难的后果是紧迫的和致命的。正是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敦促所有国家同意在联合国系统之内建立各种方法来确定和核查核安全。

现在我谈一谈恐怖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领域，人们对在这种不公正现象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小国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安全的位置。我们其中的一些国家，成为了其他国家冲突的场所，而且我们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这些防御措施是有代价的，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挪用社会和经济发展项目的费用来对付恐怖主义的邪恶现象。

在加勒比地区，我们各国依赖旅游业生活——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向他们提供自然慷慨地赋予我们的各种舒适。这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仅就这一原因，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对待我们港口的安全。在当前这种恐怖主义分子滥杀无辜公民的世界形势，要求我们改变自己和平的生活方式，作出繁缛的安全安排，保护每年来我们国家的数十万生命。

任何肆无忌惮和残酷地残杀无辜生命的恐怖主义组织都不要认为它们得到世界的尊敬和同情。因为它们确实得不到。确实，它们的行动使它们以及它们的支持者失去了许多国家的注意。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国家会去听取他们的事业。针对民用目标的恐怖主义行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好处。现在是对那些实行和促进恐怖主义行动的人采取最强有力措施的时候了。

现在我想谈谈南非问题。秘书长指出：

“只有完全消除种族隔离，才能恢复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A/41/1, P. 12）

这种看法重申了许多南非黑人和白人的呼声。他们殷切地希望看到有一天他们的国家能从种族隔离的压迫、非法监禁、警察的酷刑和国家鼓励对老年和青年人屠杀中解放出来。

不幸的是，那些最能够结束种族隔离痛苦的人未能听到来自于残暴的南非监狱的痛苦呼声。因此，虽然绝大多数人支持对南非政权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但是还有些人犹豫不决，而其他一些人除了口头上宣布憎恶种族隔离以外不愿做更多事

情。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为和平解决进行谈判所作的努力由于南非当局的傲慢态度而流产。这个小组在今年6月份提出的报告指出，如果南非

“得出的结论认为永远不会对它采取经济措施，在南非变革的势头就不可能增加。”

这个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南非的非白人

“认为国际社会不会采取其他措施来施加足够的和有效的压力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就只有一个选择：不断地增加暴力。”

如果我们对这个小组所得出的调查结果给予任何重视的话，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拒绝对南非实行制裁的政府是在帮助维持种族隔离的生命，并迫使南非的非白人用暴力和死亡来确保他们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

已故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写道：“通往自由没有平坦的道路。我们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过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山谷，直至我们达到我们愿望的山峰。”无疑，南非的黑人是准备为他们的自由一次又一次的走过这一山谷。大会以及最后安理会成员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帮助南非的所有人达到民主和正义的山峰，要么把这个国家及其所有人民抛入血的河流。我国选择了民主；我们为南非的所有人选择了自由和正义。我们敦促所有其他国家都这样做。要这样做就必须同意对这个臭不可闻和应受到谴责的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国际和平年的最后几个月。但是这一年并非是和平的一年。因为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冲突仍然在继续。对和平的愿望并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普通人民的兄弟情意和世界大同的精神。人民，他们为反对核武器进行游行，人民为减轻饥饿中的非洲而自愿慷慨捐输，人民，对种族隔离进行了抗议。这些人民超脱了他们各自的国籍、民族和国家，审视其他国家的情况，象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其他人民。

我们已经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的门前。各国政府或许可以从这些在今年中为促进和平作了如此之多工作的普通人那里得到一种启示。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联合国系统内一个专门机构的《章程》的话

“由于战争首先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开始的，因此就必须首先在人们的头脑里建起保护和平的工事。”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对相互之间的习惯和生活的无知，往往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而这种分歧经常暴发为战争。”

在这个问题上，我敦促大会批准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第二十三届大会关于宣布一个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建议。因为除非我们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否则我们就不能消除各国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已经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供大会审议。在我们结束这个世纪并进入下一个世纪时，我们不能不努力在人们的头脑里为和平建立防御措施。让我们结束对各自之间生活方式的无知，让我们把和平的机会带入下一个世纪，把战争的失败留给过去。

西提阿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我首先热烈祝贺乔杜里先生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他当之无愧。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的赞扬。他的智慧和外交能力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将取得成功。

我国代表团还对他的前任德皮内斯先生出色地履行了他在上届会议中的重要责任表示满意。

我们还要赞扬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创造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旨在于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所作努力中所表现的耐心和献身精神。

当我们今天再次在这个声望显赫的大厅会晤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顾四十届会议取得的成绩，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一次纪念性会议，应看一看已被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今年所取得的成绩。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减少的同时，国际社

会目睹了侵略行为的再次出现，公开和隐蔽的干预、以及帝国主义和它们的盟国中好战集团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独立和主权国家所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和其他做法。

去年11月苏美最高级会议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已经破灭。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首脑会议没有为减少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或帮助减缓军备竞赛的速度、特别是关于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提供势头。毫无疑问，在核时代，生存是人类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

因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欢迎并坚决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到2000年逐渐和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新的建设性和务实的建议。此外，尽管美国政府表示反对并持消极态度，苏联三次延长了单方面暂停核武器试验。同样值得赞扬的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最近提出关于大幅度减少欧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的建议。关于防止外空的军事化，苏联政府最近提出了一个为和平目的和全人类的幸福而国际探索和利用外空的全球方案。

为了使我们这个星球免受核浩劫的威胁，世界各国人民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加强他们为反对地球上失去控制的核与常规军备竞赛、以及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如果核浩劫发生，那将摧毁所有的生命形式和人类文明本身。因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欢迎并坚决支持新德里宣言、6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布的墨西哥宣言，以及世界各地的群众组织为促进和平与裁军所进行的活动。在这方面，人们希望，关于限制核与外空武器的日内瓦苏美谈判能取得具体结果，并希望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在关于缔结全面禁试核武器条约，以及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普遍公约的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希望，美国方面将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彻底放弃它取得某种假想的军事优势的计划。美国正在试图通过说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参加所谓的星球大战方案，并寻求单方面地放弃1979年第二阶段限武条约来实现这种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到，9月份在哈里雷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在第八次首脑会议上紧急呼吁结束失去控制的核军备竞赛，并结束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的所有计划。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建议。最后一个项目已经被列入本届会议的议程。

紧张局势和带来死亡和痛苦的流血冲突已经实际上成为当今世界每日的命运。其根源是众所周知的。在中东，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继续压制和镇压他们自1967年以来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和巴勒斯坦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受惩罚。

黎巴嫩南部和其平民继续蒙受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的暴行。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拒绝从该地区撤出，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1978年和1982年的有关决议。以色列的狂妄和顽固态度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它得到了战略盟友和其他帝国主义集团的全面支持。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重申它在关于解决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中东问题上所持的一贯立场。老挝政府坚决支持任何将包括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以色列军队全部和无条件地从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出的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我们坚信，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当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尽快召开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由苏联和美国以及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 and 特拉维夫断然拒绝了召开这种会议。

去年三月和十月，美国政府对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利比亚进行了挑衅行为和武装侵略，激起全世界的极大愤怒。这些行动已成为普遍谴责的对象。老挝政府和人民希望重申他们坚定的支持并同情利比亚人民和该地区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及其绝对的保护者的挑衅、恐吓和侵略行为的其他阿拉伯人民。

当然，我们不能对两伊冲突给伊朗和伊拉克——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的成员国

——的人民所带来的悲伤和破坏无动于衷。我们诚挚地希望能为这个悲惨的冲突找到一个公正、持久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这场冲突已经持续太长了。

一个具有无法形容的恐怖和压迫性的政权仍然统治着南非，这是种族隔离的结果；种族隔离是在南非掌权的南非白人少数所实行的一种最野蛮而且最不人道的种族歧视制度，并且白人少数已把种族隔离作为政府的一项原则制度化。

老挝政府和人民一向支持国际社会彻底消除这种与时代不符的瘟疫所作出的崇高努力。正是这个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一个世纪之前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了不幸，现在这个政权仍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领土。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严格并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纳米比亚人民才能真正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获得独立。

10天前刚刚顺利结束的讨论这个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现在必需得到认真地执行，这是很重要的。

过去老挝政府和人民自己也经历了殖民压迫，我们希望重申我们坚定支持并同情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下的英勇南非人民，以及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英勇纳米比亚人民。我们同样支持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它们正在为同样的崇高事业而进行斗争，为了保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各自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

对中美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近有了令人不安的加剧。国际法院最近对此作出了裁决，宣布美国政府针对英勇的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所进行的武装挑衅行为和经济商业封锁是非法的。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执行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支持集团范围内制订的和平建议才能取得解决中美洲危机的一个公正、持久和共同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在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重申坚定地支持并同情尼加拉瓜人民和桑地诺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国家的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斗争。

我们还要重申我们同情并且坚定地支持我们的兄弟——古巴政府和人民，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正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还支持并同情波多黎各人民和该地区其他人民为争取自决、独立和真正民主以及各自国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很遗憾，东南亚地区仍然未能摆脱紧张局势。我这里特别要提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阿富汗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以及地区和世界反动派所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受害者。老挝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这一系列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重申支持并坚定地同情阿富汗政府和人民为维护世界革命的成果，为自己的国家的局势找到一个公正的政治解决方法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印度洋地区，帝国主义的加剧存在以及在迪戈加西亚岛的海空军基地的加强，对沿海和内陆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必需立即召开关于印度洋的国际会议，以使该地区成为一个和平区，这是极其重要的。

亚洲和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更具体地说，是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不稳定的。美国将核武器引进南朝鲜，更不必提这个半岛处于分裂状态，并且有时两个朝鲜的存在永久化的企图构成了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是使朝鲜民族得到和平与独立统一的阻碍。

至于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重新进行核试验以及帝国主义部署核武器的企图。这些行动是对该地区人民的安全的严重威胁。

至于在殖民领土上的人民和处于托管制度下的人民，我国反对殖民主义和管理国旨在吞并密克罗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任何程序性的作法。我们支持这些人民为争取其领土得到真正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现在我要提一下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东南亚地区包括我国亦即老挝人民共和国。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和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因为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在过去七年里就在这个讲坛上一直提到这个原因。

主要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国家低估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进程的成果。它们违背长期受苦受难的**柬埔寨人民**的主权愿望，想要在**金边**重新扶植罪恶的**波尔布特主义**份子及其走狗们。

国际社会有义务保护**柬埔寨人民**的合法利益及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柬埔寨人民**为实现国家复兴和奇迹般的民族团结所作出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赞赏。

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三国人民过去八年里在国防和建设，在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公正的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所取得的成果是保证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基本因素。**印度支那**三国曾经多次重申了它们各自的愿望，特别是具体的表现在今年8月17日至18日在河内举行的**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第13次外长会议上所发表的公报中。一方面，它谈到采取必要措施，在外国军队从该地区全部撤出和停止一切外来干涉的基础上确保东南亚地区成为和平、友好与合作地区。另一方面，它提出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议。在此方面，人们仍然记得，**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在从军事和政治上消除**波尔布特**集团的基础上同**高棉**反对势力或个人举行谈判，谈判与**越南**志愿军从**柬埔寨**撤出同时进行，以实现民族和解。

我们赞成**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今年6月在**马尼拉**所作的重要发言，发言中建议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对**波尔布特**及其他在**柬埔寨**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犯人作出裁决。这一现实而诚恳的建议在致力于和平与公正的国际公众舆论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泰国**之间关系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困难。近年来，在我们两国之间出现了大量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但是，**老挝**和**泰国**人民对正常关系的要求仍在日益增长。因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

认为，现在应该开始进行会谈，并且准备在政府或地区一级作出一切努力，以便为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谅解与相互信任而建立有力条件，恢复谈判和迅速使老挝泰国之间关系所有领域实现正常化，并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来自泰国政府方面的类似行动永远是受欢迎的。

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仍没有改善。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十分重视其同中国人民的长期友谊，因此，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老挝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略和干涉老挝内政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和睦邻友好关系。

因此，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不应顽固地坚持对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合作问题，以及柬埔寨问题的错误解决办法，而应建设性地促进亚洲直接有关国家间尽管谨慎地但已经开始的不可阻挡的对话进程。

饶有兴趣的是，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在他们新德里举行的1983年首脑会议和今年9月在哈拉里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明确地发表了意见。在这方面，题为“东南亚和平、稳定与合作问题”的议程项目似乎是十分及时的。因此，在此最好不要讨论这一项目，而集中审议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整个局势有关的主要问题，以使本届大会不限于紧张、恶毒攻击和无用的指责气氛之中。

我现在只想谈一下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任何具有诚意的人都会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事实。只有那些拒绝结束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人们才会对此有机联系提出质疑。

毫无疑问，如果把世界上每年用于军费开支的巨大数目的资金之一小部分节省下来，就足以减轻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甚至是整个世界大量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痛苦和贫困。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和遗憾的是，某些西方列强采取消极和不妥协的态度，使得今年不能在巴黎召开联合国裁军与发展间关系会议。

同样，我国代表团对于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感到关注，我国认为，这场危机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蓄谋已久的决定，是它们人为的要制造这种局势。

世界人民有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不受冲突与紧张干涉和没有忧虑与贫困的环境中生存的迫切和合法需要。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今天遭受着侵略、破坏和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所采取的经济、商业与财政措施的伤害。

一般说来，由于邻国、即过境国执行的怀有敌意、应加以谴责的贸易政策所造成的有害结果而大受其害的是最不发达的和内陆国家。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国家重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有害影响，使上述两种国家依然大受其害。高利率的政策、贸易条件的恶化、沉重的外债负担、优惠的官方发展援助逐渐减少以及财政资源反向流动都是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处于贫穷的致命因素。因此毫不奇怪，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无理和自私的立场，同意积极和真诚地参加国际社会为开始全球谈判、执行建立在公正与民主基础之上的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而作出努力。这些国家不应忘记下列事实，即建立新的、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将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事件，其原因是帝国主义推行的干涉、侵略、残暴和掠夺自然资源的政策。然而，世界各国人民在自己的未来的信念及在寻求与社会进步而持续作出的努力鼓舞下，正在并肩战斗，挫败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我们高兴地看到，对各种事件的这一看法在最近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国际和平年的乐观气氛中开始的本届大会将能成功地完成人类托付给它的崇高任务。

韦拉亚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主宰。”（《古兰经》，第三章第64节）

我十分高兴地祝贺孟加拉的乔杜里先生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大会主席。我相信，他明智的指导及其在文化与知识界方面的经验将使大会能够作出对人类意义深远的决定，使人类崇拜和服从一个真主，防止侵略和统治其他人。

由于现在通讯的发展，政府间和国际的结构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革，现在，一种新的现象即国际社会或国际家庭已经出现。这个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建立了复杂的联系，他们的利益和动机的相互冲突使我们更为复杂。与此同时，联合国是能够对为这一充满麻烦的国际家庭建立一个明智和公正秩序作出巨大贡献的唯一机构。因此，联合国承担的沉重和重要的责任决不应被削弱。为了扫清未来的道路，改正我们的缺点，我们必须根据当今世界的现实，看看联合国在过去40年中取得的成就。

现在，许多人都提出了下列问题：“联合国迄今为止作了什么？”“人们对联合国如此吵吵嚷嚷花了这么多的钱，建立了这么多机构，让联合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我们认为，联合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

首先，为在所有领域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了有利的场所，这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及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提出的要求。随着时日的推移，这一点又促进了全人类、不管其种族、肤色、文化和语言如何，形成统一的国际家庭的概念的形成。

第二，在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方面取得了成功。第1514(XV)号决议是人类反对殖

民主义的大声疾呼。今天，殖民主义在大部分取得独立的国家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宝贵经验。

然而，不幸的是，老的殖民主义已经为一种更危险、即新的殖民主义所取代，后者迫使许多新近独立的国家屈服于强国多方面的统治。我们应当追溯到这一问题的根源，看看为什么新殖民主义如此有效，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技术及工业的落后以及经济的不发达是为建立新的统治和新殖民主义制度铺平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联合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许多努力未能成功。建立专门机构、开始南南合作和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是这些努力中最重要和最全面的。

虽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已经通过12年多了，但是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的顽固反对，它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不发达给新的殖民主义铺了路，同时，大国之所以能够奴役其他国家主要是因为在国际社会中，保证会员国国家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公正秩序没有占上风。今天武力逻辑和支配状况主宰国际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不仅没有对这种威胁采取积极态度，反而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默许它们。

今天，权力平衡而不是法律规定被接受为维护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基础和唯一可行的办法。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略、以武力占领其他国家土地和破坏主权等办法都被使用了，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并没有作出任何认真的反对。我们必须提出，在许多情况下联合国甚至竟然使这些办法合法化。事实上，难道维护现状和甚至屈从于由于侵略行为造成变化的局势都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规则了吗？基于人的价值和正义的法律应该在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国际军备竞赛的意义就清楚了：这是一场获得质量和数量军事优势的竞赛，这样才能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局势。

联合国屈从武力逻辑的另一个例子存在于《宪章》之中和安理会程序机制中。《宪章》有一种维护大国利益的不公正倾向。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应该由原来的同盟力量来维护这一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世界和平正在遭到这些力量的破坏。

否决权仅仅是对国际社会的嘲弄，它给联合国所有其他成绩和成就带来一层阴影，只要《联合国宪章》中带有屈从于武力的政策，联合国就不能采取任何实际和具体步骤反对压迫。近年来安理会令人心酸的经历证明我们的话是对的。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突出和有效行动，处理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中东，伊朗、利比亚和阿富汗许多国家的国家主权和独立遭受侵犯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看到安理会公开寻求保护一个失败的侵略者，我们还看到安理会竟然为保护侵略者反对受害者发表了一项公报。

目前的局势是安理会这种精神面貌的存在使得有些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试图利用财政杠杆使它们在大会上行使同样权利。目前美国进行的讹诈还能有什么其他意义呢？联合国是根据每个会员国国民收入而决定表决权的公司吗？还是一个具有重大责任对国际问题作出决定的讲坛，一个所有会员国都享有同等表决权的讲坛呢？我希望本届大会能对此问题作出明确和决定性答复。

如果联合国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维护所有会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至少应该支持那些决心抵抗任何侵略的国家。这些是我们有权利希望这个国际讲坛所作的最起码的事情。支持解放运动并支持那些通过长期斗争和民众革命起义获得独立的国家应该构成联合国的基本职责。难道我们不应该希望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以保卫这些年轻的革命国家吗？

我刚才所谈问题的一个最生动的事实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从一开始走上胜利的道路时就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我现在不想深究历史。在我国进行外国统治不光彩的最后一章是由1953年中央情报局操纵的政变和巴列维傀儡

政权再次掌权而开始的。伊朗民族从来没有屈服于这种压迫，它开始了一场于1979年取得成果的抵抗运动。

在25年的斗争中，我国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子为实现他们的崇高目标献出了生命，压迫者的毒手不放过任何事情，这些事实都无需在这里提起，我们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被扭曲变形，我们的经济变得不健康并变为寄生经济。伊斯兰革命在伊斯兰世界和遭受压抑的人中唤起了一场新的运动，它要抵抗任何形式的统治。这个教训是为独立、正义和真理事业作出牺牲的教训。

这引起了寻求进行统治的国家的担心，它们开始策划和煽动密谋和阴谋。各种得到外国赞助的政变企图都被穆斯林人民团结防御和神的祝福粉碎了。我们甚至直接面对了美国在塔巴斯进行的军事干预以及此后的制裁和全面宣传战。

所有这些阴谋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联合国没有采取有效和积极的行动。难道这些罪行中没有一个罪行与联合国基本义务有关吗？有时有些重要性有限的问题使得联合国大喊大叫召开特别联大，安理会特别会议，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决议，表示谴责、遗憾等等。但是当伊朗遭到外国干涉，赤裸裸地入侵或经济封锁时，却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一系列密谋最后导致伊拉克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面军事入侵，这场侵略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

毫无疑问，反对伊斯兰革命的最卑怯的阴谋之一就是伊拉克对伊朗的全面和预谋的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规模最大、使用军事力量最多的一次战争。1980年9月22日，12个伊拉克师和几个独立旅对伊朗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发动了闪电战。平民被入侵部队关进监狱。在入侵的头几天，我们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占领。几千个大小城市和村庄被夷为平地，有些城市，如希林堡和纳夫特沙阿仍被复兴党部队占领。

不难理解伊拉克政权侵略的主要动机和目的。这里不需要有什么复杂的理论。只要回顾一下侵略者在军事、政治和宣传领域的态度就足够了。敌人的部队一直推进到我国的腹地，这一点就生动地表明伊拉克并不仅仅是要单方面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讲话使人毫不怀疑伊拉克政权寻求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发行的地图，有些还登载在教科书上，表明伊拉克的部分领土已经从地图上抹掉，这清楚地证明伊拉克统治集团决心占领我们祖国的一大部分领土。换句话说，伊朗伊拉克战争不过是践踏我国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赤裸裸的侵略。此外，这还是一场对革命的侵略。

这场侵略的时机也值得人们适当的注意。伊拉克出于简单而幼稚的算计，认为伊朗在革命之后政局不稳；由于革命转变军队被解散了，形势混乱；因此，对于伊拉克政权，这是运用这些因素侵略伊朗的宝贵时机。伊拉克政权满怀胜利的信心，丝毫不惧怕国际舆论地进行了侵略。伊拉克相信支配国际关系的逻辑会支持侵略，并使这种新局面变得可以接受。

当我们的国家面临这种侵略的时候，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屈服于武力，放弃革命、尊严、独立和主权，要么反抗侵略。我们的革命不是任何大国的恩赐。我们的革命是成千成万的男女自我牺牲和长期斗争的结果。反对革命的侵略就等于侵犯了我们国家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

从侵略的第一天，即敌人最为傲慢的时候起，直至今天，别人感到懊悔和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着一句话，并力求把它转变为行动：“侵略者必须受到谴责和惩罚，应该在公正的基础上在两国之间和本地区建立和平”。

在我们神圣的保卫祖国的过程中，我们依靠的是全能的上帝和我们自己，我们将继续自力更生。在向其它面临侵略的国家转达我们取得成就的时候，我要说，世界人民应该放心的是，如果它们决心抵抗任何反对它们祖国、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侵略时，它们会胜利的，即使它们是独自取得胜利的。所有侵略者，无论是希特勒或萨

达姆，都注定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伊拉克政权进行军事侵略，不仅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破坏国际和平罪，而且在过去的六年里，伊拉克政权无视国际法的所有准则犯下了数不清的战争罪行。遗憾的是，尽管一份联合国的报告清楚地提到了在伊拉克战俘营中伊朗的战俘受到凌辱的事情，并提出了建议，但是在这方面仍没有什么变化。对贫民地区进行进攻，对城市发动战争，从而导致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死亡，这给伊拉克犯下的一系列侵犯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又添上一笔。1984年6月12日的协定墨迹未干，伊拉克政权又恢复了对住宅区的侵略，正如联合国的文件中所表明的。这一罪行在今天仍在继续。袭击民航飞机的事情在世界来说一般是少见的。而国际社会却看到了一个国家政府在1985年3月17日公开而正式地发表了一个照会，并在实际中犯下了这一臭名昭著的罪行。最近，是在伊朗南部城市阿瓦士的上空，袭击并击落了一架阿斯曼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40名乘客惨遭杀害。

伊拉克犯下的另一个不人道的罪行是不断使用化学武器。在联合国公布了正式使用化学武器的1984和1985的报告之后，反映了秘书长派到胡齐斯坦省小组的观察意见的第S/17911号文件，公开阐明伊拉克不断地广泛地使用化学武器。这个报告是一份重要的国际文件，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记录在案的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事件，并清楚地点了违犯国的名子。不幸的是，人们并没有给予这一重要的文件以足够的重视。尽管有些西方国家和同盟的盟国，以及一些不结盟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例如巴基斯坦，面对伊拉克的罪行采取了立场，尽管安理会在1986年3月21日发表了谴责伊拉克政权的声明，但是到现在没有采取与伊拉克犯下的这一非正义的罪行相适应的立场。因而，自从安理会发表声明以来，伊拉克已经五次——3月22日和23日以及在1986年4月和5月里——在战场和平民区布置了化学武器。

安理会对于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责任。如果一个向伊拉克一样的小国能够毫

无顾忌地违反最重要的国际公约，现在却又坐下来参加裁军会议的话，那么有什么保证在今后签定的公约能够予以执行吗？国际社会希望安理会通过再一次谴责伊拉克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决议，并公开敦促该政权适当地注意这一问题。安理会也应该号召所有国家严格禁止向伊拉克出口能够用来生产化学武器的化学制品和专门知识。

不管谁拒绝服从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也应对其采取严格的纪律。此外，考虑到伊拉克不断使用化学武器并破坏了1925年的议定书，应敦促各国实施该议定书的各项规定。

联合国要完成的另一重要任务是，进行必要的调查以查清是谁向伊拉克提供化学武器。当然，芥子气有可能是伊拉克用进口物质制造的，但是得到联合国1984年年度报告确认的神经毒气这种复杂的化学武器只能是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向伊拉克提供的。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让我借此机会谈及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弊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各国的关系方面以处理违反国际法律规定、并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为的责任。不幸的是，国际社会没有一个独立和强有力的司法机构，而在这方面国际法院没有一个明确规定并自动承担的责任。不管在那个国家，只要一发生犯罪行为，司法机构就要追究犯罪者的责任，而不管是否有人提起申诉。但在国际上，在处理违反行为或危害和平和危害人类罪行，最多只陷于政治上的谴责。那个司法机构负责调查伊拉克对国际法的违反行为呢？我们认为，就海牙的国际法院说来，它应独立地处理伊拉克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情形，而不管伊朗是否提起申诉。我们真诚地希望，那些想搞好国际关系的人应采取认真的态度，以克服这一弊端并在这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毫无疑问，伊拉克的统治政权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了，而战争的后果危及了整个地区的安全并对国际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今天，这场战争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而各国对此采取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态度是那些给伊拉克提供全力支持、给它们提供致命武器以及在经济、财政和政治方面提供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超级大国及其伙伴，它们采取了谎言加口号的做法，说什么：“人类对流血感到憎恨；你们应通过谈判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你们的问题”，而在实际上，它们却不断给侵略者提供支持，使战争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我们之间的这场争端是属于领土或财政方面的争端，进行谈判是有意义的。但是伊拉克发起这场战争是要推翻一个通过人民起义而建立起来的合法政府。它们耍尽了一切手段。没有人那么天真要与侵略者同桌谈判。这些国家所要做的不外乎是要替打败的敌人寻找出路，同时，这些建议对迫使侵略军撤出我国领土只字不提。这个工作只好有我国人民自己来做。我本着诚意请秘书长、主席和所有代表告诉我们，伊拉克有那次单方面主动地从被占领的领土撤出。我们是用我们亲人的鲜血一寸一寸地收复我们失去的领土。在这一方面，即使头脑最简单的傻瓜也不会相信伊拉克抱有和平愿望。

在这个问题上让我更直接了当地说。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建立了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统治的政府，因为在伊朗成了美国统治该地区的堡垒之后，伊朗一直受到超级大国统治。在伊斯兰共和国里，不结盟政策正在得到真正的实施，对这一形势其他国家正越来越了解和理解。那些支持伊拉克政权的国家是出于企图阻挠这一趋势的动机。

采取第二种态度是那些对两国都采取中立态度并表示憎恶这场血腥战争的国家。对这些国家我们要提的问题是：如果它们自己的国土遭到外国侵略者的践踏，它们希望别国采取什么立场？难道它们至少不希望人们谴责侵略者并要求惩罚侵略者吗？此外，它们应把自己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等量齐观。这些朋友应该知道，如果使侵略合法化，并使侵略者认为总有办法逃避它们所犯罪行的后果，则有可能再次发生侵略。因此，这些国家增加了自己也成为侵略对象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生活在国际社会中而不接受任何责任，这是不可能的，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有责任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由于侵略对和平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必须采取明智的做法，谴责并惩罚侵略者。

第三种态度包括那些自这场强加的战争以来逐步采取公正立场的国家。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需要采取更有效的行动。同时，由于这个代表着实现正义的举动，它不能只表现在双边关系方面。我们更为重视以正义为依据恪守各项国际原则，这比加强双边关系要更加重要。谴责侵略者，这是符合受害国的愿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人类社会的良知。

我们相信，随着对伊拉克侵略政权的惩罚，战争正接近结束。这将有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一些国家和组织在伊拉克侵略的问题上没有履行其责任，它们应抓紧时间纠正过去的做法。我们在这里宣布，根据国际法的一切规定，战争的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把这场战争的发起和战争的持续说成是两个分开的责任并把它说成是合法的情势是与最根本的国际原则背道而驰。伊拉克对战争负有责任，不管是战争的发起还是战争的持续。当然，一直支持伊拉克的人也是伊拉克政权的同谋犯。

详谈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的历史要更多的时间，另外，我们相信，联合国应当给予适当重视的重要问题是波斯湾这一敏感的、重要战略区域的未来，我们区域根本不能忍受又一次破坏性的战争。伊拉克强加的战争已经浪费了我们区域巨大的宝贵资源。我们地区所有国家都必须能够动员手头的各种可能性，为建立确保我们区域安全和每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持久和永久的和平作出安排。现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有可能在我们区域的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和牢固的联系。我们应该加强这种希望并促使其成为现实。我们现在完全准备为我们区域的长期战略稳定作出贡献。无疑，这一目标靠单方面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偏向于继续支持注定要倒台的侯赛因政权，而不是考虑作出这些安排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就把自己的民族利益致于危险之中。

随着侵略根源的铲除，我们国家和区域将会拥有各种建立永久和平所需要的因素和内容。我们这些国家要获得这些因素是最重要的任务，只要能够找到这些因素，我们就能够消除外国干预的根源。

为未来安全进行的筹划不局限于波斯湾。苏联军队继续占领下的阿富汗也需要为未来筹划，不幸的是，这一占领已经在我们区域造成了紧张局势，威胁了我们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正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日内瓦会谈不仅未能在这一僵局中带来突破，而且为占领军的存在提供了借口，欺骗了国际公众舆论。因此，这一会谈对阿富汗局势有着不利影响。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对阿富汗的占领是以解决阿富汗人民受到外来威胁所产生的问题为借口进行的，但占领本身却给该国饱受蹂躏的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使局势更加严重是，占领为西方国家加强它们在我们区域的存在提供了适当的基础。我们区域的安全不能在成为超级大国争夺的筹码。阿富汗问题不能按照超级大国的利益解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的公正条件比以往更加正确。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法的实质内容必须包括外国军队无条件和立即撤出、实现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利、阿富汗难民自愿返回和外国不干涉阿富汗内政。阿富汗极其需要稳定，只有通过建立一个独立不结盟的政府，享有文明大多数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稳定。自然，这样一种政府的外交政策需要所有区域国家的友好联系和睦邻关系。由于阿富汗局势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直接影响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实际问题，如阿富汗难民持续流入我国，我们非常仔细和极其担忧地注视着局势。尽管我国面临着产生于敏感和历史性的局势的严重问题，我国目前收容了将近200万阿富汗难民。同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国际责任要求他更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显然，要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任何成功，所有国家都必须更加积极地参加。

如果阿富汗难民现在能够在心中怀有总有一天能够返回家园的希望的话，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样一种希望正在逐渐消失。如果说在1967年和1973年

曾经努力加强过反对过占领巴勒斯坦的政权的全面斗争的思想的话，今天，阿拉伯人四分五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也分裂，人们几乎听不到这种斗争，也没有这样的口号。不幸的是，卑鄙的戴维营协定已经对一些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产生了影响；除了几个处于与以色列进行斗争的前线国家之外，绥靖政策已经成为我们区域的主要政策。某些附属国和一些从前声称参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国家向联合国和以色列乞求承认巴解组织为谈判的一方，这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40年斗争的侮辱。

摩洛哥国王邀请占领巴勒斯坦的政权的总理的叛逆行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妥协进程。作为非斯计划基础的这样一种立场只能导致进一步巩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中的地位。佩雷斯访问摩洛哥就是以非斯计划为借口进行的，这是巴勒斯坦命运悲惨结局的开始，巴勒斯坦人民和不结盟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必须进行坚决的抵制。在目前情况下，整个巴勒斯坦和大片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仍处于以色列占领之下；任何加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存在的希望的妥协行动都会使美国处于其战略联盟大量增加向以色列提供的经济援助——以及政治、军事和武器支持。这样，以色列不仅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而且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政治、经济、军事和甚至是核武器基地。这将肯定成为对敏感的中东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包括直接或间接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和平计划。对那些通过希望召开国际会议促使以色列和美国承认巴解组织并确保巴勒斯坦的政治利益的人，我只想宣布，只有通过巴勒斯坦的占领当局进行战斗，巴勒斯坦人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举行会议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进行妥协的另一个方面。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根源。因此，短期的解决方法只会加剧局势。在这个区域中，只有把以色列赶出巴勒斯坦和所有阿拉伯领土，只有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并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之后，才能实现平等和全面的和平。

黎巴嫩的穆斯林认为，在已经被它们赶出自己国家大片土地的以色列占领者进行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英勇经验应当成为那些把妥协认为是中东唯一存在的选择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教训。当以色列认为它已经了结了黎巴嫩问题，并准备轻易地把黎巴嫩列入其占领和吞并领土的名单之中的时候，黎巴嫩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和范围广泛的运动，迫使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撤出。确实，由于某些内部分歧和战争造成的矛盾，黎巴嫩尚未能够建立全面和稳定的安全；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再也不敢再次蚕蚀这块领土。

我们宣布充分支持黎巴嫩人民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对整个黎巴嫩行使主权的权利。我们深信，黎巴嫩人民有能力从自己的家园中赶走仍然存在的占领军。与此同时，我们呼吁联合国根据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保护黎巴嫩平民人口免受占领军残酷、非人道行径的迫害。

此外，要特别注意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威胁非洲国家安全，将其影响扩展到那一受压迫大陆的行动。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正在经济、军事和核领域迅速扩展。我们强烈地警告，某些非洲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建立关系，只会加强种族主义政权的基础。我们建议，非洲统一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在非洲大陆上根除这一恶性毒瘤。

同存在着分歧、意见不一和各种妥协政策的巴勒斯坦问题不同，除少数国家例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南非问题有着协商一致的意见。这一意见和国际上的广泛的活动，为加强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压力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各地召开的种种会议，如建议实行军事制裁的伦敦会议、建议进行石油制裁的奥斯陆会议，建议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制裁的巴黎国际会议，以及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在哈拉里召开的首脑会议，都有利于执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关于南非问题的决议。

哈拉里不结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某些具体、实际的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

出的建立一个帮助南非境内暂时的基金、以及建立帮助前线国家的基金和其他相同的建议，应该得到联合国及其所有的会员国迅速的支持，本届大会应加强这种行动。南非人民斗争的升级可能在比勒陀利亚造成重大的变化。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无疑就是南非一切紧张的根源。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得不到彻底根除，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就无法实现。南非人民应有权享有一个包括各种族的制度，不分种族和肤色，使人人都有选举权。种族隔离的思想本身就是反对人类的罪行，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如果这样认识种族隔离，人们就不但要问，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同样的理想战斗的国家，现在为什么不愿停止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难道美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能有任何理由吗——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保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在自己国内犯下种种罪行，而且通过颠覆和恐怖主义行动，向其他国家派遣雇佣军，将其罪行扩展到南部非洲的其他国家。去年，这些行动进一步升级，特别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遭受破坏。南非政权正在侵犯莱索托和博茨瓦纳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对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和斯威士兰所进行的空袭、经济压力和颠覆活动都表明，南非政权永远不会自觉地接受国际社会的决定。

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殖民占领是国际公认的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这种占领在继续进行。安全理事会要求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已有8年，但决议的执行却毫无进展。我们在此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民主、独立、自决和家园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相信，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应该继续进行，并得到加强。关于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决定以及最近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联大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适当重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曾鼓励西南非民组在德黑兰设立一个代表处。在国际上，对西南非民组的国际政治支持也应同样的继续下去。

我们认为，应该执行《宪章》第七章和安全理事会第 283 (1970) 号决议，对南非政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和体育制裁，以加强南非国内的斗争，对南非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不幸的是，某些西方国家采取的不合作态度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以及对邻国的破坏和阴谋活动继续进行的主要原因。

尽管这些阴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也不能继续长时间地维持自己的政权，不顾整个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在这一斗争中，那些牺牲人道主义原则，而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人必将最终遭受唾弃。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依附外国的军政府、具大的经济困难以及侵犯主权的现象继续存在。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干预和侵略的危险升级了。

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支援集团的努力以及他们关于解决拉丁美洲问题的建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这些努力有着其他的积极影响。尽管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支持集团能够组织起来，在自己地区最敏感的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这是整个拉丁美洲实现真正独立的可喜进展。我希望，这些共同的措施能够逐步地导致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全面组织。

在亚洲大陆，由于某些复杂的原因，目前似乎还没有建立一个代表亚洲大陆所有国家的全面组织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现有的区域组织能够得到加强，我们就有一天将现有的组织汇成一体，组织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

我们也希望亚洲现有的危机能够得到良好、公正的解决，以便为减缓紧急局势，扩大亚洲各国间的合作与团结奠定基础。

在柬埔寨问题上，我们认为外国军队在那个东南亚国家的继续存在破坏了它的和平和稳定。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和柬埔寨人民一样对前政权的非人道的和野蛮的行径表示关注，在他们真正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情况尤其是这样。

关于朝鲜问题，我们仍然认为，两个朝鲜应当为他们的和睦相处和最终的统一制定出一个方案，以便能够促进那一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通过扩大现有的军事基地和建立新的军事基地，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增加了那一地区再度爆发紧张局势和超级大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在通过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大会第2832(XXVI)号决议15年后的今天，某些国家仍然坚持要保留和扩大他们的军事基地并坚持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这就阻挠了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努力。我们支持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希望印度洋各沿岸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沿岸国，将能够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小的分歧意见，并且为通过合作与协调方式在印度洋建立和平而努力工作。

另一方面，作为印度洋自然延伸的波斯湾，今天也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持续不断的角逐之中。波斯湾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一方面这是由于伊拉克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入侵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在这一地区各国的军事存在的加剧所造成的；美国舰队在阿曼海的存在是作为目前正处于新的发展之中的“快速部署部队”这一破坏性和侵略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军事力量将被称作是“中心兵力”；此外它还在波斯湾沿岸建立的新的军事基地。这一重要的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对于世界的稳定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它应当成为一个非军事区，非核区和一个没有化学武器的和平区。我们正在为波斯湾的长期性安全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结束伊拉克的侵略并通过以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密切合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在去年亲眼目睹了地中海地区的紧张局势的不幸加剧。在地中海地区各国正在努力为把该地区变成一个和平区的时候，两个集团在该地区的军事角逐继续进

行，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剧，供外国舰队使用的军事基地还在扩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侵略已从河流疆界扩大到沿岸国的内陆。

对利比亚的入侵是从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和在西德拉湾军事活动开始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利比亚进行了广泛的空袭，其中包括轰炸利比亚的城市和居民区，这样就变成了对利比亚进行公然的军事入侵。尽管美国毫无道理的求助于《宪章》第51条的条款，但是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谴责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是对利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并且这些国家表示声援利比亚捍卫自己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七个工业化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利用反对恐怖主义来作为为他们这种行径开脱的一个借口，他们所发表的声明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极少数国家所采取的立场，而这种立场是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宣布的立场背道而驰的。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决议毫无任何价值和信誉可言。因此，遭受了这场侵略的利比亚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继续其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革命政策。

鉴于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发生的大量的侵略行径，大会本届会议应当在它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有关不使用武力和不进行侵略这样一个重要原则的项目，并且应当拿出些时间来调查问题的各个方面。由于某些西方国家所设制的障碍，为召开有关不使用武力和不进行侵略的国际会议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自1974年以来始终在大会中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大会应当认真考虑通过一项决议的问题，这项决议将包括防止继续进行侵略的必要建议。不结盟国家运动的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要求大会采取措施以便确保通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一项普遍性的宣言。联合国也有必要对恐怖主义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通过第40/61号决议的时候，曾作了某些修改，其目的是要使美国接受这样一项法律纲领。美国当时的确正式承认了这个纲领。然而，美国为了继续进行它空前的侵略活动，竟凭空捏造出所谓反对恐怖主义的借口。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大会的本届会议应当深入地研究恐怖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国家恐怖主义及其根源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这种恐怖主义行径的主要

受害者，不论这种恐怖主义行径是由某些政府组织的还是由个人或者某一批人进行的；由于那些国家无法使用包括新闻在内的国际大众媒介，因此许多恐怖主义的事件不能够引起它们应有的注意。另一方面，发生在西方国家的零星的恐怖事件却能够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得到充分的介绍。

多年以来伊朗人民一直是某些政府所唆使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这些恐怖活动是由他们以前所强加的傀儡政权和附庸政权所进行的。由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朗人民再次成为那些得到西方国家和美国所提供的全套装备的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政府所纵容的恐怖主义，并保留进行战斗和进行一切解放运动的权利。伊朗还要求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不要给恐怖主义集团以任何帮助，并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加强现存的有关公约。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经济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和疯狂的军备竞赛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任何解决经济问题的实质性办法，特别是解决第三世界各国所一直面临的债务、原料价格下跌和不发达问题的实质性办法；但是军备竞赛却已经取得了新的发展势头。进行军备竞赛的目的是要扩大影响范围并进一步促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分化以及加速集团化的倾向。这个事实是我们当代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在许多领域里，军备竞赛的速度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裁军谈判无法把这些内容都包括进去。有关停止军备竞赛，以及停止生产和使用武器的国际公约日益遭到践踏。使用化学武器的现象日益增加就是其中一例。不仅军备竞赛的费用直接或间接地强加在第三世界各国的身上，而且这些国家也卷入了精心安排的紧张局势之中，因此成为军火商的主要市场。这种遭受经济资源的双重掠夺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第三世界各国的不发达现象和经济依赖现象。这种恶性循环继续存在的现象极大地危害了人类。我希望大会将能够采取认真的步骤以便防止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这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事。

主席：我们已经听取了这次会议最后一个发言者的讲话。 还有些代表希望进

行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我现在将请他们发言。我仅在这里提醒各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议，为行使答辩权而进行的第一次发言将限制在10分钟，第二次发言将限定在5分钟，各位代表将在他们的席位置上发言。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法国）：我不想使大会的工作延长几分钟，我的发言肯定不会超过十分钟。今天下午我以应有的重视听取了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现在我只想就他发言中的几点作一简短评论。

关于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他表示他的国家非常关心那里被管辖人民的自由和愿望的一切问题。我要向他保证并提醒他注意以下事实：这些崇高思想是指导我国行动的原则，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

最后，关于实现澳大利亚代表所希望的自决问题，我要提醒他注意，他所提到的领地在法兰西共和国管辖内享有广泛的自决。新喀里多尼亚是在自由选举出的理事会的管理之下，各种政治派别可以毫不例外地参加这些理事会。

关于澳大利亚代表如此热切希望的独立问题，这将由新喀里多尼亚人民来决定，也只有由当地人民自己来就此作出决定。

我要再次提醒大会注意以下事实：关于是否选择独立的公民投票将于1987年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这次公民投票必须在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平静地进行。

苏迈达先生（伊拉克）：刚才，在我们面前站着的是伊朗代表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他再次重复了——这是他的代表团的一贯做法——一些新的谎言和自相矛盾的话，这种谎言和自相矛盾长期以来代表着伊朗统治集团政策的特征。

正如他们的一贯伎俩，他们在进行莫明其妙发言开始时总要引用神圣《古兰经》的句子，好象他们要向那些早已知道他们的谎言内容的人们证明：他们真正代表着伊斯兰，并属于这一最神圣的宗教。在他发言开始时，伊朗代表提到《古兰经》

中的一个句子以及信仰阿拉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看伊朗的行为和实践，我们就会发现正是他们的实践违背了伊斯兰，违背了伊斯兰的规则以及他们一贯声称要遵循的教导。

伊斯兰的神圣《古兰经》说，应跟随那些希望和平的人。它还说，如果忠实的双方在发生冲突，应在它们中间调解。如果一方压迫另一方，应同压迫者斗争，这样真主的意愿也就实现了。

这一神圣教导的遵循如何呢？伊斯兰小组为调解我们两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是，伊朗一直拒绝这些行动。

《古兰经》的另一教导也禁止穆斯林国家之间进行战争。伊斯兰禁止在圣月内打仗。伊拉克在神圣的斋月开始时要求伊朗在这一圣月期间停止战争，但伊朗总是拒绝。

伊朗人一直在把成千上万的儿童推向前线，以便让这些无辜的躯体来引爆地雷。这是什么伊斯兰呢？当他们的固执偏见的追随者往那些在大街上不蒙面纱的妇女的面上喷撒水银的时候，他们是在遵循什么样的伊斯兰呢？当他们在伊朗境内杀害战犯的时候，他们又在遵循哪种伊斯兰呢？上月初他们又犯下了最新的罪行：他们在马什农岛屿的战争中关押了我们的一些士兵，当我们收复这一阵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官兵被用绳子捆绑着当场枪杀了，这是哪种伊斯兰呢？

他们不断重复《古兰经》的句子。但他们并不理解句子的含义。这正好符合《古兰经》中的描述。背上驮着书本的毛驴本不理解书本的内容。

韦拉亚提毛拉提到伊朗革命鼓舞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是什么伊朗革命呢？你说的是伊朗的动乱。它又鼓舞了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它只鼓舞了世界的恐怖主义。现在在伊朗有训练恐怖主义者的营地，以便把他们派往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最近在科威特发生的事件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黎巴嫩正发生的事件也是

如此。所有这些完全证实他们在这一罪行中的卷入以及他们对恐怖主义的态度。这就是他们提到的革命。

我还要指出，伊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或者说在他的莫明其妙的废话里，提到所谓的伊拉克的预谋侵略。他把发动战争和继续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伊拉克。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争论，因为我们现在发言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只想提及伊拉克总理的讲话，其中他回顾了战争前伊朗侵犯我国边界并袭击伊拉克的数百次事件，还有伊朗人在伊拉克境内进行的恐怖行动，它们导致伊拉克许多官员被暗杀，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客人当时居住在伊拉克的伊朗人干的。

伊拉克曾经在哈拉雷和新德里向伊朗发出挑战，倡议建立一个由联合国会员国以及不结盟运动或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所组成的委员会，以调查是谁发动了战争。如果伊朗认为是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它为什么要拒绝建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这一问题的建议呢？它为什么拒绝建议由一个中立委员会调查所有文件和事实以发现战争的挑起者呢？它为什么拒绝人们为阻止战争继续或追究战争责任所进行的调解努力呢？我想在这个大会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以下事实：伊朗是唯一对继续战争负有责任的国家。

1980年9月28日，即战争开始的四周之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要求停火的决议。伊拉克接受了这一决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一直拒绝执行那时以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并拒绝了伊斯兰和不结盟国家所作出的各种调解努力。

伊朗代表说伊拉克要竭力推翻伊朗政权。这是一个新的谎言。事实上，我要向伊朗代表挑战，他是否敢于指出有哪一位伊拉克官员在讲话中提到伊拉克要推翻伊朗政权。

主席：我请伊拉克代表不要见怪。我认为伊朗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拉贾伊—霍拉萨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因为从我的手表来看伊拉克代表的发言已经超过十分钟，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

主席：我要告诉伊朗代表，标准钟是伊拉克代表一开始发言就调准的，根据标准钟，它还剩二分钟的时间。

对不起我打断了伊拉克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他继续发言。

苏迈达先生（伊拉克）：正如我说的那样，这的确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的时间似乎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时间。我们注意到，伊朗代表要国际社会呼吁继续战争。一个自尊自重的国家的代表来到联合国这里要求继续进行战争，这是何等的荒谬。它无视《联合国宪章》本身禁止战争这一事实。这是它的另一个矛盾，这种矛盾使毛拉·维拉亚蒂成为牺牲品。

伊朗代表谈到伊拉克违反国际法。

主席：对不起，我要打断伊拉克代表的发言。我谨请他结束自己的发言。

苏迈达先生（伊拉克）：谢谢主席先生。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每当行使答辩权的时候，我国代表团都尽量根据发言的内容进行答辩，这样可以纠正记录，而又不超过答辩权的范围。

但是，巴基斯坦代表团昨天晚上行使答辩权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其中某些蛊惑人心的观点完全歪曲了阿富汗代表团的发言内容。我们发言中根本没有的词句被说成是我们的。认真阅读一下逐字记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说的问题。

然而，对于巴基斯坦代表的某些其他发言内容必须答辩。他说，“今天除了苏联之外，没有任何外国的一名士兵驻扎在阿富汗。”大会当然会注意到，在代理人发起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在一种不是国防部而是情报机关资助的作战中，帝国主义者及其各国盟友当然不会使用自己的常规军队。新全球主义的本质以及不太

掩饰的支持所谓“民主力量和自由战士”的口号导致了帝国主义及其当地走狗日益依靠叛徒、匪帮集团以及雇佣军。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和柬埔寨的问题就是这样，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只要看一下侵略和雇佣军的法律定义，就可以消除巴基斯坦代表对这些匪徒和雇佣军本性的所谓诽谤。

巴基斯坦代表还谈到一个不能接受的政权。在大会里有许多不能接受的政权，大会无疑会同我们一样认为巴基斯坦代表可以最没有资格来讨论哪一个政权是否可以接受，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说什么“有一个计划把大量部落人赶出自己的家园”，这种指控也是荒谬和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

他还说，断定难民人数被严重扩张是荒谬的。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对难民营进行了一次调查，这项唯一独立的并与联合国有关的调查表明巴基斯坦提供的数据同难民营的实际人数有很大的差距。听起来确实荒谬的是尽然会期待大会能够相信某些众所周知的人士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编造出来的假数字。

巴基斯坦代表还宣称，维持“难民”营地的每天费用达二百万美元。在这方面也许有某些混乱，因为正是维持雇佣军训练营地及其武装就让中央情报局每天花费大约二百万美元。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可以设想巴基斯坦提出的有关难民人数的统计数字是标准的，那么同阿富汗国内相比，每天两百万美元的开支应当可以把难民的生活水平提高200%。

我还有其他许多问题要说，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二次行使答辩权，所以我现在就结束。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要简单地对代表们刚才从伊拉克代表团那里听到的所有谎言进行答辩。我希望非常明确地说明一点，即《联合国宪章》不能允许一个侵略者先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然而在失败的时候求和。

我们经常从伊拉克代表团那里听到这种论调，但是这种论调在这里得不到任何

支持，在《联合国宪章》中肯定也得不到任何支持的。

另外一点，是哪一个国家使用化学武器袭击贫民，袭击民用飞机并且威胁文明而受到谴责呢？大家肯定都会说是伊拉克；至少联合国的文件中说的是伊拉克。

我认为，对我们刚才从伊拉克代表团那里所听到的话进行答辩是浪费时间。必须知道，现在已是时候集中谈谈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解放后的伊拉克，和平的伊拉克，自由的伊拉克。

我们认为，首先，只有在萨达姆下台之后，伊拉克才能够自由，只有在萨达姆下台之后，我们地区才能够摆脱战争的祸害。在萨达姆总统下台之后，我国才能够完全摆脱这场战争的负担。

另外一点，伊拉克的穆斯林人民是唯一能够决定自己政府的性质和特点的人民。伊拉克的未来只能让伊拉克人民自己来决定。

我还要谈另一点，现在国际社会回避谴责伊拉克政权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国际社会回避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惩罚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我可以向大会保证，当伊拉克人民有机会的时候，当伊拉克解放的时候，这些人将能够建立自己的法庭，到时候国际机构就管不着这些法庭了。

决定将是法庭作出的那种决定。我相信，一旦得到了解放，穆斯林教的伊拉克人民不会让国际社会分享它们的胜利。

但国际社会还有时间。它们可以谴责伊拉克，谴责萨达姆的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谴责他对我们犯下了种种罪行，特别是对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非常自豪地和伊拉克人民握手，当然是等他们从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魔爪之下解放出来之后。

我同样要表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著名的非穆斯林——甚至可以说是一名反穆斯林迈克尔·阿弗莱克领导的复兴党政权的代表们又反回到了伊斯兰。听他们讲话很有意思。他们也援引《古兰经》里面的诗句。我只是想提醒他们另外两

首诗。一句是：“找到他就杀死他。”另一句是：“和他们打下去，直到消除问题的根源，直到没有任何迫害。”这就是“古兰经”的判决。我想，当伊拉克代表团最终由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斯兰革命的信息而决定返回《古兰经》时，最好在阅读时更加动动脑筋。他们说的是阿拉伯文，读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要理解。

法默先生（澳大利亚）：我现在就法国常驻代表早些时候在这次辩论中说的话谈一谈。我非常注意地听取了他的发言。和我们预料的一样，他的话非常有分寸和雄辩，但他的发言并没有使澳大利亚、或有关的区域组织——南太平洋论坛的其他成员国改变自己的观点，即有关新克里多尼亚未来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联合国来解决。本组织在自主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他也应该参加解决新克里多尼亚的问题。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所有有关各方、包括法国和联合国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来开始这一进程。我们认为，进行这一进程的方式必须维护法国的良好意愿，承认卡纳克人民和新克里多尼亚其他长期居住的人民拥有的权利。我们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和陆地审议领土内的局势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法里德先生（巴基斯坦）：令人遗憾的是，喀布尔代表只是说一些企图使人在阿富汗局势问题上产生错误影响的话。我们刚才听到了喀布尔代表提出的种种说法，我国代表团坚决不接受。

首先，外国武装干预阿富汗和抵抗的现实是不容否认的，也是任何狡辩所掩盖不了的。一支为数十二万的外国部队近七年来一直在徒劳地企图镇压阿富汗人民。这足以证明，解放斗争是当地人民进行的。喀布尔代表现在也一定知道，使得普通人民拿起武器，进行为期七年、甚至更长的解放战争，并愿意为自由和独立这一公正和崇高事业献出生命、作出最大牺牲的并不是所谓的干涉。第二，喀布尔代表现在也一定知道，反对外国对自己家园进行占领和统治的是已经受到我国外交部长致敬的英雄的绝大多数阿富汗人民，而不是那些默认外国占领和统治、并与其进行勾结的人。

第三，至于在邻国寻求避难的阿富汗人的数目，请允许我说，即使是只有一个国名被强行赶出家园，不得不在其他国家寻求避难，这也是一场悲剧。不管难民准确的数目是多少——在这一问题上，我想提醒他注意联合国高级难民官员提供的数字，事实仍然是，不管难民数目是多少——我现在说的是三百万，都绝不会减轻对阿富汗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我只能请求喀布尔代表努力确保每一个自豪的阿富汗人能够在安全和体面的情况下回归家园。这些难民宁愿呆在难民营里，也不愿受外国扶植和支持的政权的压迫。

第四，至于你提到的数字，即一千二百万美元，请允许我提醒他，现在有三百万难民，如果用二百万来除的话，那么我国政府目前向阿富汗客人提供的大约是每天六十美分，这还不包括教育和医疗设施。

第五，照顾自己国民的责任是在政府自己身上。当一国政府不能确保其人民的安全和体面时，那就根本谈不上提供正常的生计，这个政府也就无法继续代表其国民。喀布尔代表应该感激巴基斯坦政府、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因为它们暂时承担了向它的国民提供食物和住所的责任。而相反，它却毫无理由和毫无根据地提出了种种指责。它没有资格谈论哪一个政权可以接受，那一个政权不可以接受。阿富汗人民每天都在用自己的鲜血证明自己的观点。

最后，我国外交部长已经重申，阿富汗政府真诚地愿意根据大会前七届会议赞同的原则，从政治上解决阿富汗问题，并为此承担了坚定的义务。我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参加了联合国主持下的间接接触性会谈。我们希望，外国部队能够早日撤出阿富汗，以取得政治解决。

休梅达先生（伊拉克）：很抱歉，我不得不再次发言，来回答刚才在大会上自相矛盾的伊朗代表说的话。他猖狂地干涉了伊拉克的内政。他大谈“解放伊拉克”，坚持侵略和推翻伊拉克的合法政府。伊拉克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是一个自由选择道路和总统的国家。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是伊拉克执政党复兴党的领导人。伊拉克人民多次选择他作为自己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拉克的象征、是伊拉克独立、尊严和自由的象征，是捍卫伊拉克不受从伊拉克开始的波斯霸权影响的象征。

如果哪一个国家必须真正从恶梦中、从歧视和极端行动中解放出来的话，那就是伊朗，她必须从霍梅尼手里解放出来，因为他想要回到五百年前的历史阶段；霍梅尼是极端主义分子，嗜血成性，杀人如麻。

很有意思，我们从《古兰经》中引用呼吁和平的话，而伊朗代表则选用那些关于屠杀和流血的话。这就是伊朗目前存在的逻辑。

极端主义政权的落后的一个证据是，他指责伊朗有一个基督教领导人，即米歇尔·阿弗拉克。这清楚地表明它们歧视其它宗教和少数民族。这就是伊朗的真正形势。它们想要对任何不同它们一样的人作战。

伊朗人民正向这一使伊朗陷入血泊和破坏旋涡的极端分子政权要求自由。几天以前，报界提到目前在伊朗有二百万战争受害者。谁应对这二百万人负责？霍梅尼，是他以自己的极端态度给他的国家带来了破坏。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本不想使自己卷入这场没有必要的争论之中。战争的历史是人所共知的。我想各位代表不会忘记长达两年的伊拉克部队对我国的重要地区的非常残酷的占领。

我想再谈一下关于萨达姆之后解放的伊拉克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萨达姆之后解放了的伊拉克和整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上会出现和平，因为我们非常需要和平。同样，我们需要猛烈打击所有侵略者，除此我们没有其它选择。防卫是一个宗教的、德道的和《宪章》的义务。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从神圣的《古兰经》引用了那些话：“在哪里碰到它们就打击它们。”我们必须同它们作战，因为我们必须解放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土地，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荣誉。

我们一直处于伊拉克侵略军占领之下，我们是唯一决定应当对这些伊拉克侵略军做什么的权威。正象蒂特勒先生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天里请求和平时没有人听他的那样，我们也不听伊拉克侵略军的和平请求。

我要提的另外一点是，伊朗人民在目前的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国家，象伊拉克代表所说的一样，它们有机会表示它们的观点——甚至对战争的观点。它们能够反对战争。他那天引用了前总理巴扎尔甘批评政府战争政策的话。那么就连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程度在伊拉克存在吗？人们能否想出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在保卫自己的时候，允许个人自由表示对正在自卫的政府战争政策的反对吗？我们认为我们应对此感到骄傲，我们确实对此感到骄傲。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听到伊拉克人民的声音。他们被迫逃离家园。至少有五百人在伊朗，很多人在美国、英国和阿拉伯世界。如果人们去伊朗，就会发现很多伊拉克人。这是因为它们逃脱了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一旦伊拉克得到解放，大会就会听到伊拉克人民的真正看法，不仅是对战争而且是对那位代表侯赛因总统先生现在所提出的其他问题的看法。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要求允许他答复一般性辩论中一个发言者的发言。根据大会1974年11月22日的第3237(XXIX)号决议，适当考虑到第三十一届会议主席所作的裁决以及大会以前会议中在同样情况下所实行的先例，我想让他作答辩发言。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似乎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只是为了澄清事实，我愿提请我的好朋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注意，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园，它们不是通过幻想、而是通过维持和加紧反对占领大国的斗争而表现这一点。

占领国颁布法律禁止犹太人甚至同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的成员交谈，这并非偶然。如果这表明什么内容的话，那就只能是我们反对占领国的斗争增加了影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说，自1973年以来扩大很难听到关于斗争、甚至是口号的声音。只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想说，他大概忘了在1982年，我们同黎巴嫩的爱国战士一道，坚强地抵抗了决心消灭我们人民的120,000名以

色列部队达18天之多。消灭我们并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目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代表在安理会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因此，不能允许否认我们在反对复国主义分子对黎巴嫩侵略的斗争中的英勇立场。我希望他能够记起这些事实，而且会重新回想一下他的历史。

当占领国从被占领领土上赶走我们自己选出的市长、消灭它们并把市长和市政代表强加给我们人民的时候，这只是又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在占领下每一天都在采取活动——不管是和平的、安静的或暴力的行动。以色列在安理会也非常老实地承认了，在1985年1月到8月期间，占领部队受到了6000多次这样的进攻。

消灭我们在难民营里的人民的行动继续到今天。今天我们在拉希迪亚的难民营正遭到疯狂的轰炸、炮击和机枪扫射，这是为了消灭在蒂尔附近的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然而这又一次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及其朋友继续企图消灭我们的人民。

为什么它们企图消灭我们呢？因为我们不光是喊喊口号而已。我们正战斗在前线和战场上，捍卫我们在自由中生存的权利。另外，有时历史事实被一些历史学家所忽视。

如果我们同意并完全支持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这并不是一个交换。我们没有说：“承认巴解组织就行了”。我要提醒他，应当看一看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第38/58 C号决议。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邀请并不是仅仅对巴解组织发出的。该决议载有十分具体的指导方针，我相信，他自己也不会对此表示反对的。这些具体的指导方针是：以色列完全撤出所有被占领土，以及在巴勒斯坦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不得不提醒他注意这些事实，并再一次请他放心，我们巴勒斯坦人不靠希望过日子，我们正在战斗，我们正在流血和流泪，并在需要时使用机关枪，但是，我不应当也不会将橄榄枝放进冰库。我们一手提着机关枪，一手拿着橄榄枝。我们

对国际社会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毁灭和消灭。我们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在自由、和平、尊严、和我们自己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土上的生存。

下午8点零5分散会。